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

圖書編

地類

廣西

廣西古百粤地當嶺南右偏三江府江左江右江襟帶提封甚廣然内給　藩封外固邊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亙八百里則巳半爲苗夷所有且兵江道肆爲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俱桂林府屬若其蠶食而巳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俱在潯州境内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刧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

同寧府屬五屯所在梧州府藤縣境內扼其咽吭不足制也若與安桂林府屬縣西延六州在興安境內與武問州潮廣屬州陽峒接襄獞竇據之是爲桂林北境之患柳柳州慶慶遠以西則八寨在柳州境內號爲盜區洛容懷遠俱柳州屬縣並羅慘毒而賓州柳州府屬其襟喉矣然右江一帶惟岑氏今思恩田寧泗城各土官俱是最強思恩田田寧既已殘破則泗城州猶嬰樊之虎誶非削弱不可也且南寧控遏兩江坐嚮交趾自南寧太平西南入約十餘程桂筦保障或者其在是乎圖敘

古百粵地漢領於荆交二州刺史唐以其地隷嶺南道後分爲嶺南西道廣德初置桂管都防禦觀察等

使宋屬廣南西路置經略安撫司以靖江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象州 元置廣西兩江道宣慰司及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于靖江俱隸湖廣行省至正末治于靜江置廣西等處行中書省本 朝置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並治于桂林云 沿革

往歲督府重臣因粤東羅旁諸巢爲地方害且數十年動衆二十萬一舉殲之乃西之六十三山等處逼近羅旁畏威懾罪哀告求生編里輸差盡從撫處一時東西兩山並稱寧靖說者謂當時收兵大旱經略

事宜尚未停妥、逃匿餘黨、尚未搜捕、乃不踰年、舊日餘孽、呼儔潛出、盤據舊巢、劫掠水陸、謂其藏匿在六十三山等巢、然無實跡可考也、謂其糾合者爲六十三山等獞、然無蹤跡可據也、廣西猺獞

粵西豪布踰制、或不下他藩、而傜峒土酋、或吞食齊民之業、莫敢誰何、或田稍大、牙其中、輒以此輩爲解而避租賦、此清理視他藩尤難之難也、初額田九萬六千三百有奇、後失額一萬八千有奇、今竣事田九萬六千五百有奇、稅糧稱[illegible]優欸屢矣、皆奪於羣議、迄無成功、至是新饟當在茲、但猺獞奇有

生熟二種今熟者已願就田賦而蓋編冊亦宜與之輕科而重禁里魁毋得苛求其生猺獞毋不利於蒸者之來歸而爲我用或行煽誘或肆讐殺或指其田爲彼田而羣起與爭則爲設兵防禁其出沒重則兵之土酋在上世止責其悍衛藉其兵力故田無畝而聽其自輸獞爲額今在左江者頗輸租而在右江者漸積逋負故督責宜加焉其有怙強而奪民田或受民詭託以滋避第按籍而清之重則罪及其酋必不能感吾法矣議清理田賦

廣東

廣東古百粤地蓋五嶺之外號爲樂土田雄（南雄）連（連州）廣州（府屬）可以向荊吳（湖廣江西是也）由惠（惠州）潮（潮州）可以制閩越（福建是）由高（高州）濂（濂州）可以控交桂（交趾廣西是）而形勝亦寓焉濵海一帶島夷之國雖時時出沒要其志在貿易非盗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勤惟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舶（托名通番因行劫海上）無事則挺身爲盗將鼓之警溺山谷凡以良民困於徵求通山之禁久弛（齎送鹽米入山通盗者謂之通山）教治不脩而大征數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廣西梧州府）征蠻幕府在焉（總督兩廣太監總兵都御史俱駐劄于此）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兵糧供餽咸得待乏光

在蠔珠池（在濂州境內）番物駢集本民時所輿而內使數來采辦民反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貧困者廣東是也（圖敘）

古百越地漢置交州部刺史察舉南海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末交州遷治番禺唐貞觀中置嶺南道開元中置嶺南道採訪處置使治南海後分爲嶺南東道仍舊治宋置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以廣州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韶州元置廣東宣慰司及肅政廉訪司於廣州又置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及肅政廉訪司於廣州隸江西行中書省本　朝改置廣

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並
治于廣州云　沿革
夫廣東上燭南斗下聯衡岳左跨荆揚五嶺之重阻
右瞰牂牁滇渤之洪波少陰多陽物恒榮茂固天實
作之以開奇何也然山猺海舶菁伐航涉時爲疆場
之害悉嘗考自洪武以迄嘉靖選將誓師屢歷征討
如鐘福全冦海晏下川我是以有陽江之役既瑶冦
長塹林墟我是以有雷州衛官軍之追嚴敵盛冦香
山東莞我是以有大船之衝黄蕭養攻廣城我是以
有董興之旅黄秀山屯據海洋許折桂何並入遯冏

聚黨、我是以有馘首磔市之捷、清遠黃白眉上杭江
小流劫漳泉程鄉、我是以有二省夾攻之舉、羅劉李
林烏鐵蘇孟凱丘泥金陳萬寧魏宋輝先後寇海陽、
我是以有葉元玉劉洪源等之禦、其平海之盜有若
此者、峒獠李仲可、則葉榮擒之、潭源尚呂法子、則征
虜移師定之、白飯坑等猺、則李鄉夫滅之、連賀猺賊
劫江華、則會調三省官軍剿之、大帽猺彭錦瀧水猺
劉第三趙音旺鳳第吉封川猺龎古子使弟晚蘇公
樂、則調達漢土兵撲之、茂名茅尚鄧公長化州遊魚
塞馮廃則抵督諭降之、羅扶山寨李汝端黃三坑盤

永賢等則分哨捕獲之其平山之盜有若此者然戰艦方回棹於二洋而雙桅復揚帆於諸澳矣征卒纔戢戈於舊壘而犂酋已無劍於郊埛矣故海寇之來嘗防諸海閩浙之水寨是已山猺之治貴因其俗粵西之土官是已吾廣地濱南海而分東西平洋其極東曰柘林稍西曰碣石近者曰南頭西洋之極西南曰瓊州極西曰欽廉各爲勝地而曰沙烏兔白鴿乃其要害頃歲比倣閩浙創六水寨統之以叅將守備把總協之以近府同知而監之以海兵各道綜理周密海防振舉矣顧所以制禦山猺者可無長策乎嘗

考　聖祖命將討平溪峒即立猺首領之自是四面向化緣正統間鎮守内臣多索方物乃始作亂延蔓至今未已茲若仰體　聖祖遺意近倣粵西成規取諸酋中素所信服者授之以官其秩崇卑視地大小而又禁交通之私守必經之路則不惟息征剿之繁而且獲調遣之用與粵西向武等州埒矣

制禦山猺

夫粵自番州而上接牂牁九疑此嶺南界也其番夷市舶交易蓋自唐結好立戶而已然矣洪武初命商止集舶所乃後稍稍築格室於灣澳以便交易則已有雜居之意矣嘉靖間盜發禁之徙去尋又別集今

今之香出濠鏡澳、林林然聚也、夫市之可也、居之不可也、乃今則居矣、居而聯絡矣、又或匿亾命畜死士矣、而瀕湖無籍蟻附而蟬集矣、官爲之權而任其便而譁然齗齕莫之誰何矣、今戍者即不可亟毀、廢者勿令其續成、又禁其來不得附益、如洪武中只就船戶故事、數年之後、以次散落、是亦陰折其武悍之氣而剝落其附比之黨也、合浦欽靈山雷北海北界也、其俗類西粵地、墝埆不耕作、民以採珠爲業、大盜巨艘掠而取之、而不得、則攻埋椎剽、先是烏兎白鴿二寨面峙夾而戍、已廢烏兎而並于白鴿、益單弱莫濟

盜公行無禁矣議者欲復烏兎嚴其戍而差其罪刼殺爲上從者次之没而得者末減之是亦救敝之微權乎瓊崖亦南漢之一都會也則黎岐爲患盤據山峒羣縣環乎其外進有所掠而退有所守彼無外憂而我有內患蓋自職方以來千六百年餘靡有寧日元至元間大舉空其巢窟勒五指山嘉靖間渡師直擣其穴賊逆首就然皆未有善後之略以故隨散隨聚其舉之也未覩日前一息之安而調發傳置儲芻之費不待遠計瓊崖之間固已數千萬矣如此郎累舉何益也議者欲于大兵之後乘其威力從瓊至崖

千里而遥自儋至萬六百餘里構徑以十字通道直走其洞洞胥達背爪分之然后邑里亭障衣冠禮樂而沙灣羅合即溫嶺腳諸峒悉爲坦途獶之民或少息也自春恩陽電而上至高凉倉梧嶺西一都會也其間猺獞最著從晉康都城走高要鴟柳兩山之間如大牛石歌村石龜古種古蓬上馬綿遞千餘里皆爲巢窟往時劫高州破其城嗣復出沒莫禁蓋我聚而彼散我進而彼退我厚集其陳而彼星落以伺吾釁近一舉蕩平爲東安西寧二縣界兩山之間而統之於羅定州但其招撫安輯思以爲園田漆林之類

宜悉以付也勿與之兢毫耿而優赦之稅不以煩劇新民復業者任之其不能盡墾者始令屯兵雜耕如孔明渭濱之事而又聚兵營保千百爲屯統以偏稗勿令使分即有流劫相機鵰剿數年之後可以衽席而爲樂土之民矣 區處諸寇

天下之所曰中寇而尾幾不掉者自諸邊外則莫若嶺南夫吳越之所以中寇者海上之奸民爲之內主也奸民盡則寇亦從盡非能使寇盡也寇至而無與導者也故吳奸民最少最先弭越次少次弭閩次多次後弭若夫嶺南則不然其海寇負海以爲証東借

日本諸島悍夷以爲爪牙而西南借交趾占城闍婆暹羅以爲逋藪而又內結山寇以爲腹心之援山寇之爲巢穴累數百千計而不可窮緩則出急則遁撫之則陽聽招而陰爲寇我寡則彼乘間我衆則彼匿形而吾民介於二寇之間善事之則相與通有無而得爲利不善事之則併其身家以餌寇夫耕而出其賦稅以共官官且重徵之矣出其賦稅以予寇則構郭之民以爲間郭之民餌於寇而樂爲間則借郊之民以爲藏故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寇焉而已今而郊之民寇也郭之民寇也自節鉞而有司一身之外

皆寇也夫海寇之來也彼為客而我之除山寇也我
為客夫主不可以不時備而客可以不時至也故其
便莫若先除山寇除山寇則莫若大用兵夫用兵者
合二廣閩楚之兵分道而悉入窮其巢穴之所至而
蕩芟之度其險遠而素不為盜者為置官吏以約束
之分兵以扼其要害而後時察郭之時為寇偵我者
加之民兩屬寇者轘而裂之以使民眈然知從寇之
害海寇之至茫然不知我之有無內寇而我始得為
主善為主者多聚兵以為伏深寇之入而焚其舟寇
進而無與之導退而歸已絕其氣必奪而計必窮矣

夫然一舉而殲之此十世利也嶺南總論

雲南

雲南古梁州裔境地崇岡巇嶮激澗縈紆城郭人民夷屬十七時怙則蟻屯蝟聚有事則禽駭獸犇蓋人自爲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要領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傾號沃壤然元元江安臨安路納交趾金金齒司後改設永昌軍民府騰騰衝地擁諸何瀾滄聯絡寧永寧麗麗江曲靖彈壓烏蠻西川烏撒烏蒙等府是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而七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霑益鄧川屬大理霑益屬曲靖州昇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蓋

自麓川難夷正統土酋任思發以麓川叛嘗發兵討平滇境粗安則沐氏黔國公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風土絕異兵衛漸疏故諸羅武定諸川等族俱羅夷搆釁相尋而木邦孟密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咎在撫綏失策本無置制可言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貴陽貴州而後進稍值兵梗坐令隔絕則滇池之達馬湖四川屬府武定之達建昌四川都司衛川陸具存久而榛塞在今日所宜亟講而萬里投官領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為無故此尤不可不慎也圖叙

古梁州之南境為徼外夷地漢置益州郡領於益州

部刺史自唐至宋為蒙氏段氏所據元置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及肅政廉訪司于中慶又置曲靖等路宣慰司于曲靖臨安等處宣慰司于臨安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于金齒　本朝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並治于雲南府云　沿革

夷本非一種其大段有三曰僰曰爨曰百夷僰雖一種所居之地不同則所習之俗自異語言各為一家爨夷亦然爨即玀玀是也有數十種百夷亦數十種玀玀其居依山百夷則多近水僰處平原玀玀性剛

而勇悍百夷性柔而險惡僰人性疑而譎詐亦居之使然也自漢而下或內附叛亂或相連屬或各據一郡不過羈縻之而已惟我　皇祖命將克平輿地悉入版圖爨僰皆爲臣庶軍衛有司犬牙相制漢夷雜處政布教行西南夷歸附

夫滇周之百濮漢之西南夷也其類氐其屬靡莫其人㸑僰羅豩域殊種別馬牛其風自楚蹻開疆秦政類略通道始以名入中國漢始置益州郡其渠酋賢栗朝貢內附厥後附叛不一諸葛亮南征益郡始正唐蒙舍立國稱南詔既皮羅閣築城自王尋以守將

起畔鮮于仲通討之唐軍盡歿宋鑒唐禍以玉斧畫大渡河絕不與通然後段氏得以睨璆爨以長世矣漢唐以來龍佑那漸出山林徙居平地是慕中國之德也鳳伽異入朝得樂一部以歸是沿中國之樂也西瀘令散異牟尋以祀嶽瀆改官號是法中國之禮也段正淳遣使求經籍得六十九家是購中國之書籍也雲南沿革

自古入滇之路有三楚將莊蹻略巴黔以西威定蜀定其所由入則今之貴州古之牂牁郡也南越以財役屬夜郎漢王然于乘誅南越之威脅取滇土史

稱牂牁江出番禺城下其源在旧州泗城之境與雲之廣西貴之普安實相接據輕舟東下徑達南海所謂南路也司馬相如持檄喻西南夷諸葛武侯渡瀘深入皆由益部取道南中非古所謂西路耶又以其形勢言之東爲黔中在今日爲內地固勿論若南蔽元江元江之外爲車里此又外則爲交趾西蔽永昌永昌之外爲麓川又外則爲緬甸西北則爲羈縻麗江以爲捍蔽此外則爲吐蕃氣勢稍弱則吐蕃西伺南交外竊西南諸夷不受約束天寶間張虔陀暴使滇人唐有南詔之亂連結吐蕃終唐之世不入職貢

宋室不競遂棄爲異域蒙段二氏崛據數百年計其士馬不足當中國一大郡然窮天下之力不能下者則以兵恃險遠下流仰攻形不便勢不利也開通西南二路非無所考而漫爲言也嘗考求故道在昔故多岐矣其小小間捷之徑人不得並肩車不得方軌者置勿論金沙江寛廣數里自麗江而下吞納滇洱諸水徑達蜀江其爲舟楫利涉行道之人能言之

太祖高皇帝諭潁川侯謂關索嶺本非正道正道乃在西北　聖謨具存乃土夷射利倡言爲梗一疏變之民固樂從昆明威楚羅婺之境皆可揚帆至矣人

之路

外如九邊雖信地各分矣而薊遼宣大關陝又各設總督以聯之內如各省雖壃界別矣而兩廣南贛鄖陽亦各設總督以聯之獨雲南界在萬里外孤懸一隅其所通之道特藉貴州九驛以為往來萬一中阻則彼此懸隔鄰邦軍旅雖衆且強而救援無可通之途勢可隱憂莫此為亟也況土官各巢穴其中唇齒黨結雖省會黔郡號稱文物未免軍民華夷雜處議者謂自古入滇之路有三今之貴竹其一也而烏道紆遲險峻可危莫若西南疏鑿金沙江由水路以達

不可施卽如蜀之新灘設爲盤運之夫亦可也夷玀固可戒也然則通西域而窮河源者非其巳行之蹟乎凡出沒於河濱者亦在乎撫之而巳矣如一時果未可馴則沿江一帶多設巡司亦可也彼西蜀旣以錢糧爲難則經理之勞滇當獨任其費而求借官帑以充之俟権商稅以補之亦無有不可者況滇之與蜀本有輔車之勢者哉貲陽旣以商販爲瘕則貿遷之征滇當稍寬於陸而府車並用以通之東西二路以分之亦無有不均者況滇之於貴本有比隣之義者也豈可乘以爾我之私若此哉尖稅羈得國之初

區畫既定、物產漸豐、或金沙江水路可疏鑿焉、卽疏而鑿之無難也、或廣南郡陸路可經營焉、卽經而營之無難也、况總鎮所在、則三省如臂運指、使趨走服役、山谷盡爲通衢、而列郡之血脈經絡、旣以貫通、雖各巢之險阻、自將習熟、縱使一方啟釁、而三省之兵糧、皆在指顧間、于以扼其項、拊其背、而深入其阻、郡縣其地、皆不勞餘力、又不待鎮壓其格鬬猾桀之習已也、控制雲南

夷考金沙江之源、出於吐蕃異域、南流漸廣、至於武定之金沙巡司、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

於馬湖敘南、然後合于大江、趨于荊吳、此其水之所從經絡、蓋南中西北之險也、自漢武帝遣郭昌等開益州諸郡、西南之夷始通中國、及孔明渡瀘南征、七擒孟獲、六詔之地、遂入華圖、大約說之異者其端有四其一則曰由滇南之金沙以達蜀之馬湖原非擺舟縱栰之江水離徑流而山多巉嶮由東川之小江猶至闢州則有阿補溪灘矣由闢州至烏苡則有虎跳大灘大流小流灘矣故其奔騰衝撞之勢見者方懼心焉而憚其排鑿之難成也其一、則曰雲南尋甸之柯度以至馬湖之銅廠溪原非經商往來之地沿

江夷獷雜居跧山伏穴易擾難馴竊弄鈚梃行將禦人矣故其桀驁忿鷙之性聞者且戒心矣而與其郎次之或虞也況滇雲一省接攘於蜀貴之間封疆之臣各爲其土其爲西蜀計者則曰金沙江之路一通則當建之郵舍而設以夫役其應支之直當必取給於蜀民丈木之餘財力久竭矣故滇雲之所利而蜀境之所不利也此又一說也爲貴陽計者則曰金沙之路既通則行商競便於舟而憚勞於陸其轉輸之貨當必充斥於北路九驛之道工商閒寂矣故滇南之所利而貴陽之所不利也此又一說也如人力必

于蜀東南經營廣南郡自普安安隆由陸以達于粵三路俱通公私兩便此亦一說也彼曲靖古益州地也古人既可以益州而統轄乎曲靖今獨不可以曲靖而聯屬於益州耶莫若於四川雲南貴州三省擇其形勢接壤照南贛汀漳各割郡縣合為總鎮方其無事也則合數郡土著之兵而訓練之有方合數郡土產之物而儲蓄之有素屹然坐鎮三省之界凡各土酋自將畏憚斂戢而潛消其跋扈之心矣及其有事則聲息朝聞暮可遣兵壓其境其視奏　請動經年載然後調兵聚糧以議勦撫者何可同日語也侯

所未覩者
尚參

尚未偏覩天下之勢乃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遂成鄭楊趙段之僭元憲宗乘其釁及筏濟江進薄大理擒段智與遂平西南之夷夫以宋主之畫河爲界若有得於閉關謝西域之意然而棄險以資敵其爲謀也疎憲宗之乘勢濟師似有戾於黷兵務遠略之訓然能思患而豫防其得策也 議關金沙江

貴州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里蠻夷並同滇境 雲南 而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獷詐殆有甚焉故泗城州 廣西上宮尚門 恣其狠吞同竊外戶則守在永寧 州名 芒部

今鎮雄府盤據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鎮筸鎮遠筸子坪俱長官司隸湖廣西播酉陽宣撫司播川宣慰司俱隸四川夷洞之人戕賊豕突諸夷常突出數郡寇掠貽患實深況地雜東川烏蒙諸郡俱四川軍民府而旅繹騷無與川湖四川湖廣同其災害而筸民歲計又大半仰給於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俱土官地方諸酋富甲他夷地連川腹逞姦首禍患豈一朝故知梟獍之資不忘格鬬而爭疆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相翦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 國家力也

本西南夷羅施鬼國也元於此置八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本朝太祖初以其地分隷廣西西川雲南三布政司永樂十一年始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並治于貴州宣慰司云 沿革

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間始置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錯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開衛銅仁偏橋處萬山逼近苗冗都勻程番與廣西接壤土酋讐殺素稱難治鎮遠當湖廣之衝面水背山

險頗足恃思州石阡孤懸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開省原爲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内安外攘其撫鎮大臣之責哉處置

貴州四面皆蠻夷所可知者各府若衛軍民之數甚寥落也蜀中江右之民僑寓于此者甚衆買田宅長子孫者蓋多有之蜀中江右既不得共用而視貴州官府亦漠然若不相通所失之矣謂宜分別稅戶承佃營生等第而籍爲見稅戶俾與土戶錯居共役願投軍者亦編入行伍廣戶口增而軍民不至重困矣

諸所應用大半仰給於川湖項因有事銅仁盡所取于川湖者不足以供銅仁一歲之費是故開荒蕪教樹蓺籍厲戶減戍兵皆今日所不可緩者議者又欲割川湖之地以易每歲數萬金之供天下一家彼此何間

財賦

貴州軍民雜處民固夷也雖租賦徭役畧倣中原而椎髻鳥言終駭官府故有司之役惟漢人軍衛之役惟卒伍而諸夷當役于官府者又各以漢人卒伍代之而取其直焉是漢人卒伍一身而衆役萃矣又其

弊也宜不可得役不能免乃使衆漢人卒伍共佐之是衆人一身而衆役萃矣徭役

貴州游宦之難又有甚焉蓋其所治者蠻夷也縱得其人亦往往難之守令以下授官不赴者十七八也乃若土官襲替非赴部不得官固有強之不行甘心混羣醜者其情亦可憫矣職官

或者謂與其抽丁而充伍莫若募民以墾田貴地多不宜稻而宜蕎菽之類今蓬藋者半則無可耕之民故也州民僑耕思銅蓋亦有之其以閒曠荒募川湖附民以漸墾之先給其資暫復其稅且又查所墾之

日與戰功同賞議兵食

凡編類纂卷之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

圖書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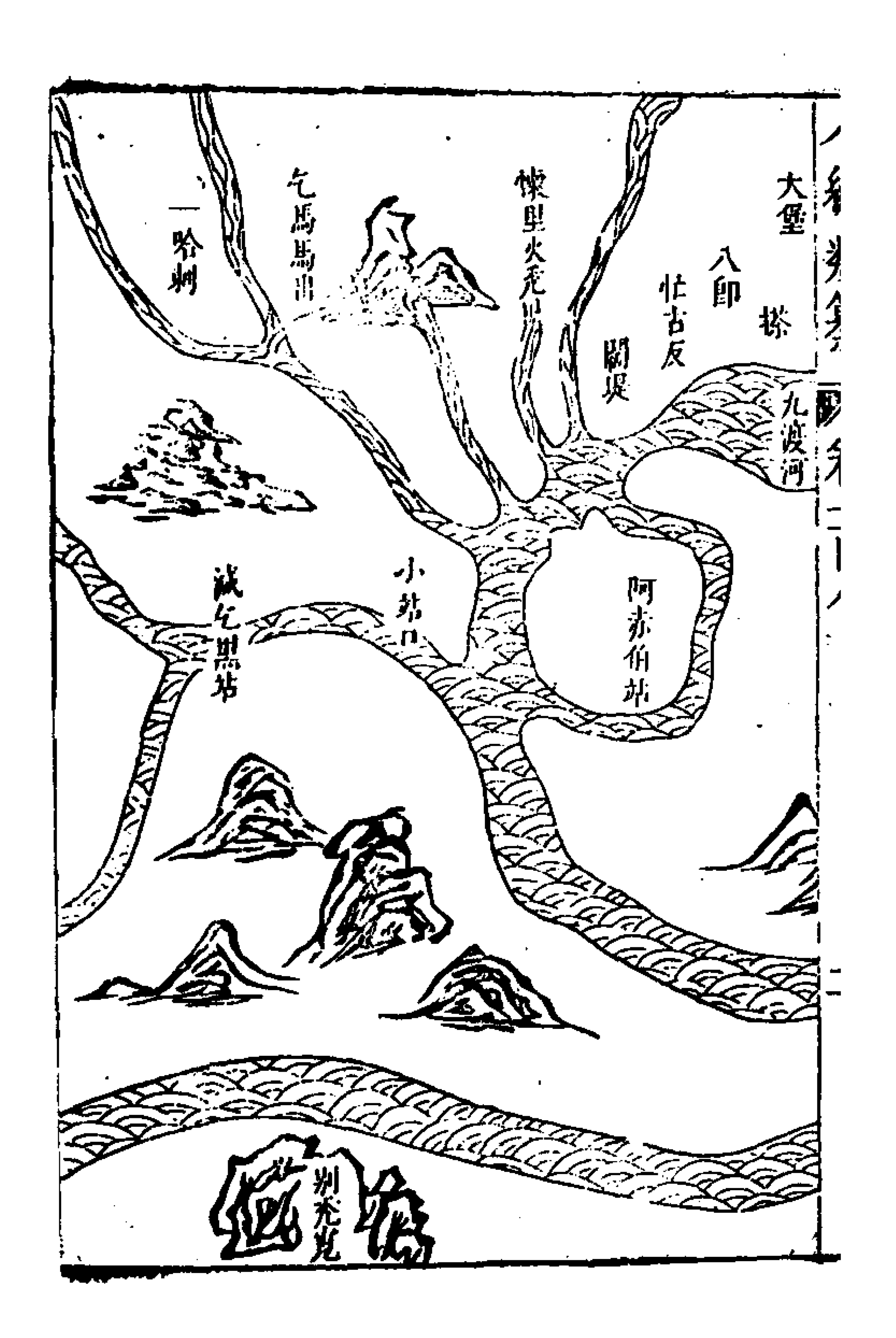
地類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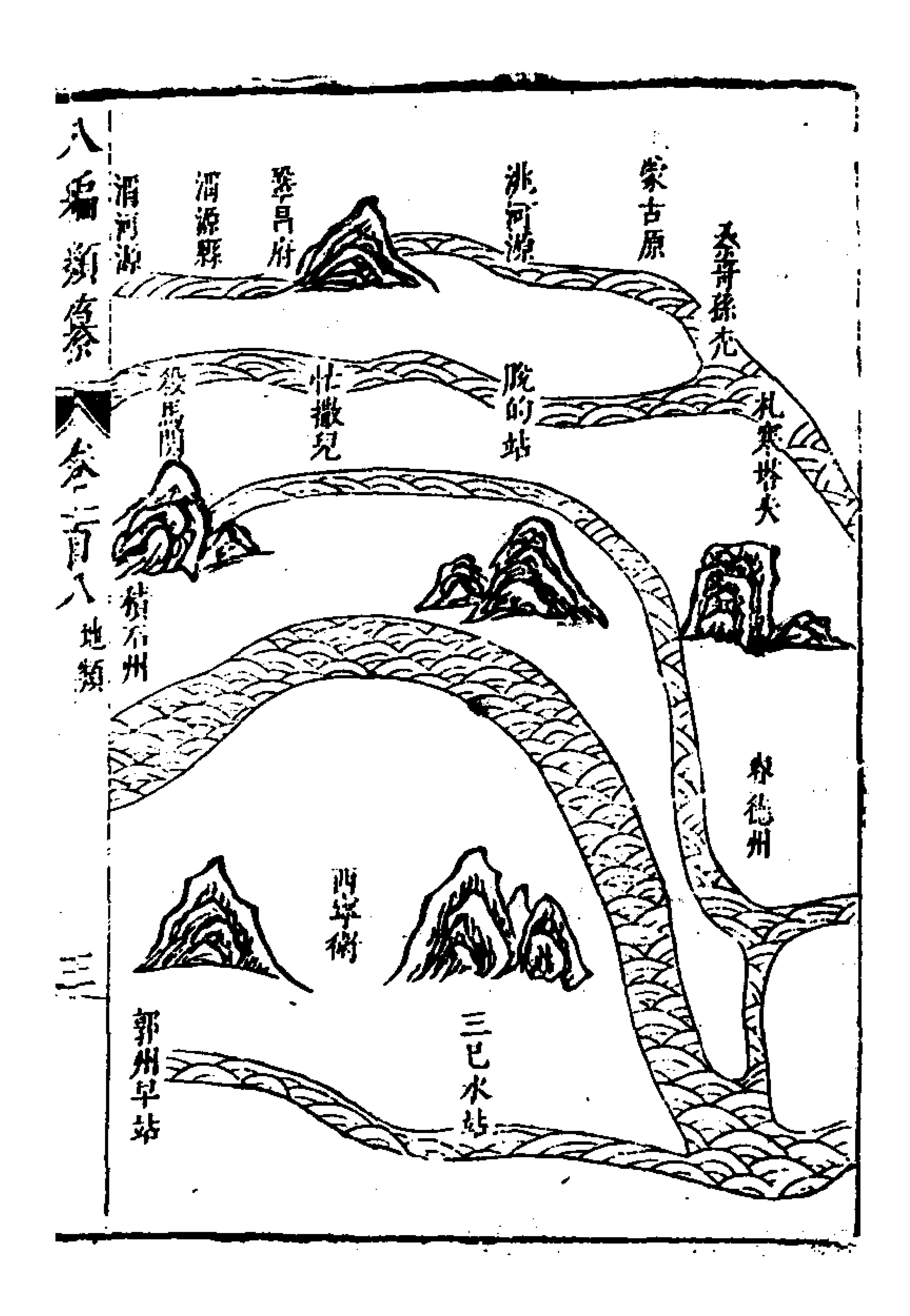
黃河圖叙

漢使張騫持節西域訪河源以爲二水發葱嶺趨于闐滙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悶磨黎山世之論河源率皆本此莫知其非也至元始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之四越月而得其說如圖所載還具以聞其地闊濶出授其說翰林學士潘昻霄撰而臨州朱思本於八里

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譯之與潘互有小異俱載元史黃河本東北流歷西番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虜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里外皆爲吐蕃遮隔不得假道故也世之受蔽於外舍近求遠者何以異此


黃河源遠流長未難
摸寫此圖與後圖中
間稍有不同因併存
之以備考
別站
郭麻河
脫可尼
闊押
忽門水
赤里山
二巨澤
一巨澤
星宿海
乞里塔
崑崙
朶甘思
能海子
哈剌光


大堡
八郎
九渡河
乞馬馬山
阿赤伯站



渭河源
渭源縣
鞏昌府
洮河源
蒙古原
札寒搭夫
脫的站
壯撒兒
殺馬關
積石州
歸德州
西寧衛
三巴水站
郭州旱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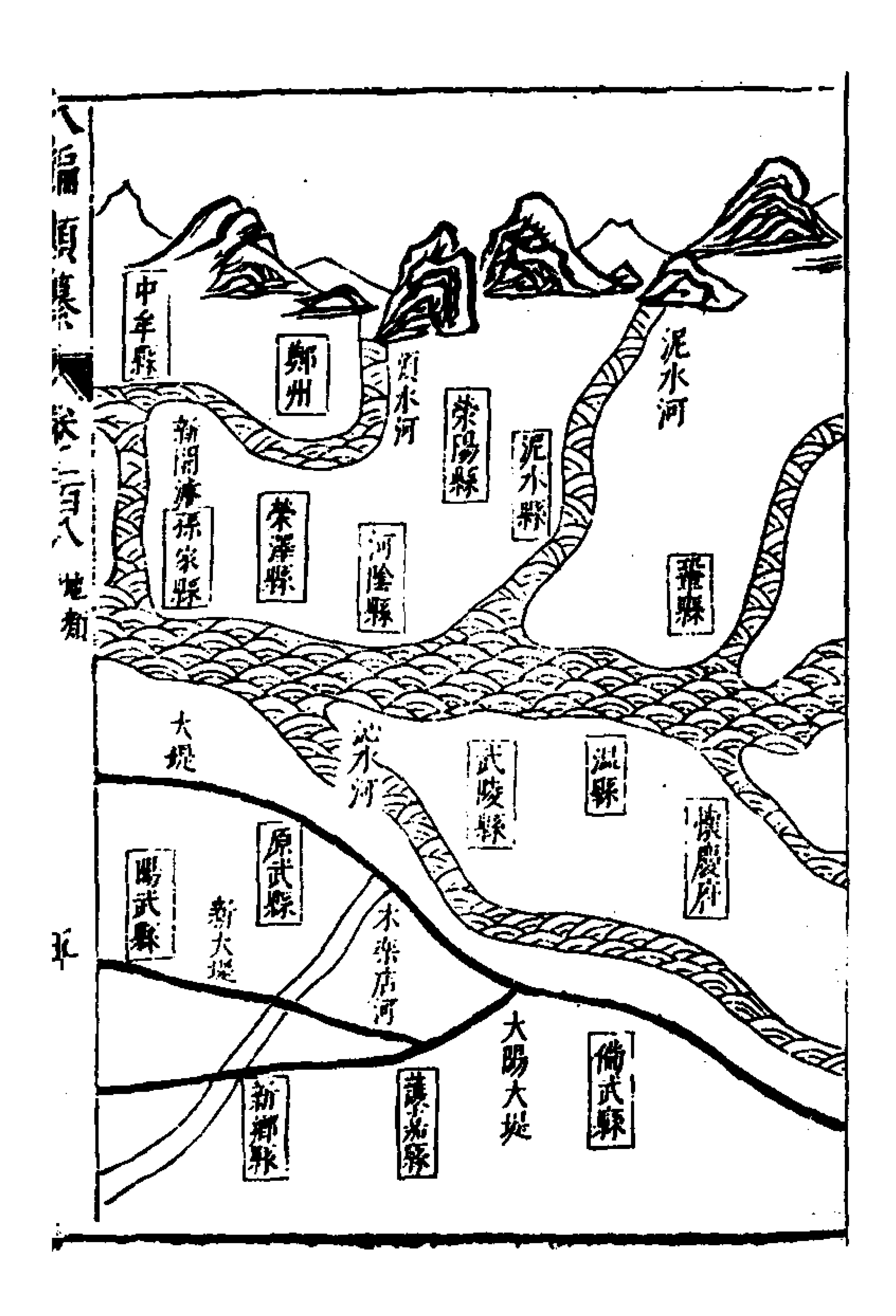


烏泉山
臨洮府
摩雲嶺
沙泥驛
非浪地方
寧河驛站
寧羌驛站
三岔站
安鄉水站
河州并衛
寺子堡站
蘭州
陝戶水站
五月到寺子
上橋水站
北山北


潼門
七津
三門
閿鄉縣
靈寶縣



伊河
洛河
偃師縣
河南府
新安縣
澠池縣
陝州
孟津縣
孟縣
濟源縣
濟源池
沁水河


中牟縣
鄭州
滎陽縣
泥水縣
泥水河
滎澤縣
孫家縣
河陰縣
鞏縣
大堤
沁水河
武陟縣
温縣
懷慶府
原武縣
陽武縣
新大堤
木欒店河
大陽大堤
脩武縣
新鄉縣
獲嘉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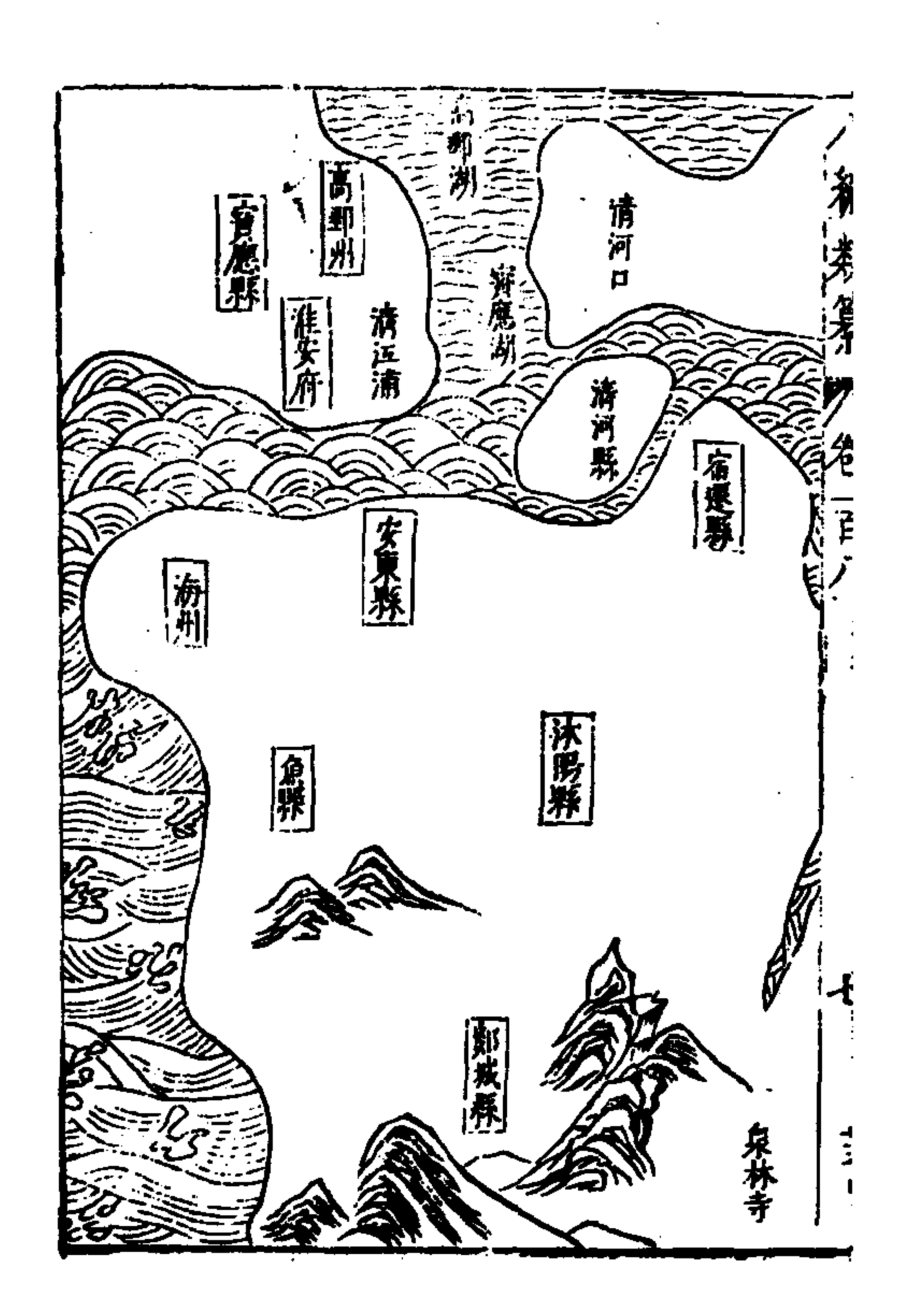
扶溝縣
尉氏縣
通許縣
陳留縣
汴城
杏樹集
蘭陽縣
儀封縣
張家灣
草店
陳橋
封丘縣
延津縣
劉皮口
杜勝集
朱家口
集
長垣縣
開州
衛輝府


西華縣
陳州
太康縣
睢州
內黃縣
寧陵河
五里堡
梁靖口
孫祿口
考城縣
沙平黃河
桃河
黃陵岡
毛白村堤
江家口
三官廟
魏家灣
呂家口堤
楊家湖
曹州
濮州
東明縣





壽州
鳳陽府
臨淮縣
盱眙縣
水母廟
泗州
虹縣
睢寧縣
靈壁縣
宿州
懷遠縣
蒙城縣
邳州
小河
呂梁洪
徐州
蕭縣
南湖
沂河
徐州洪
小浮橋
沛縣
運河
嶧縣
沂州
滕縣
谷亭鎮
費縣
鄒縣
曲阜縣
泗水縣
寧陽縣
兗州府
洸河
濟寧州
泗河
汶上縣



高郵湖
高郵州
寶應縣
淮安府
清江浦
寶應湖
清河口
清河縣
宿遷縣
安東縣
海州
沭陽縣
郯城縣
泉林寺

黃河源流圖

黃河源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至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河

赤里山

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云南麗江宣撫使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思撒思加地之西南一千餘里水從地涌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滙為大澤曰火敦腦兒群流奔湊近六七里滙二巨澤名阿剌腦兒

星宿海

二巨澤

一巨澤

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

黃河源自星宿海至崑崙積石荒遠未暇考積石而下其流有常禹貢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昔跡如此自　時厥後遷變不一


馬
木澤溜土人抱犛
犛牛之聚落斜木
筏不用舟僅擊革以
濟徑岑兩人自是
兩山狹束可廣一
里二里或半里其
深叵測
犢里木禿河
源自南山正
北偏西流入
百餘里與黃
河合
如徹漁弗可遍觀方可八十
里履高山瞰燦若列星以故
名火墩腦兒火墩譯言星宿
也河源在中州道邏東碧底
州赫嘗河
朶思甘 東北有
大雪山名亦耳
麻不莫剌其山
最高譯言騰乞
里塔即崑崙也
山腹至頂皆雪
冬夏不消人云
積年成冰時六
月見之
乞里塔
崑崙


即麻哈地者
地
亦耳麻下莫剌
其山高峻非常
麓綿亘五百餘
里河隨山足東
流
闊闊提地
澗及澗提
二池相屬
哈剌別里赤兒
四達之衝也多
寇盜有官兵鎮
守
與赤刺入
忽河源自
鐵豹之非
不川派大
黃河
崑崙邊西人少
山多南山皆不
嵩峻水盛散漫
獸有髦牛野馬
狼羊之類其山
東益高地益漸
下岸漸狹隘有
狐可躍而越之
處
乞兒馬承合承
入河源
茂州


歸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分
河州
古當州北流派四百里與黃河合
納鄰哈剌
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也自狗發之北流五百里入黃河
哈剌河合亦北流二百餘里與邈河以伯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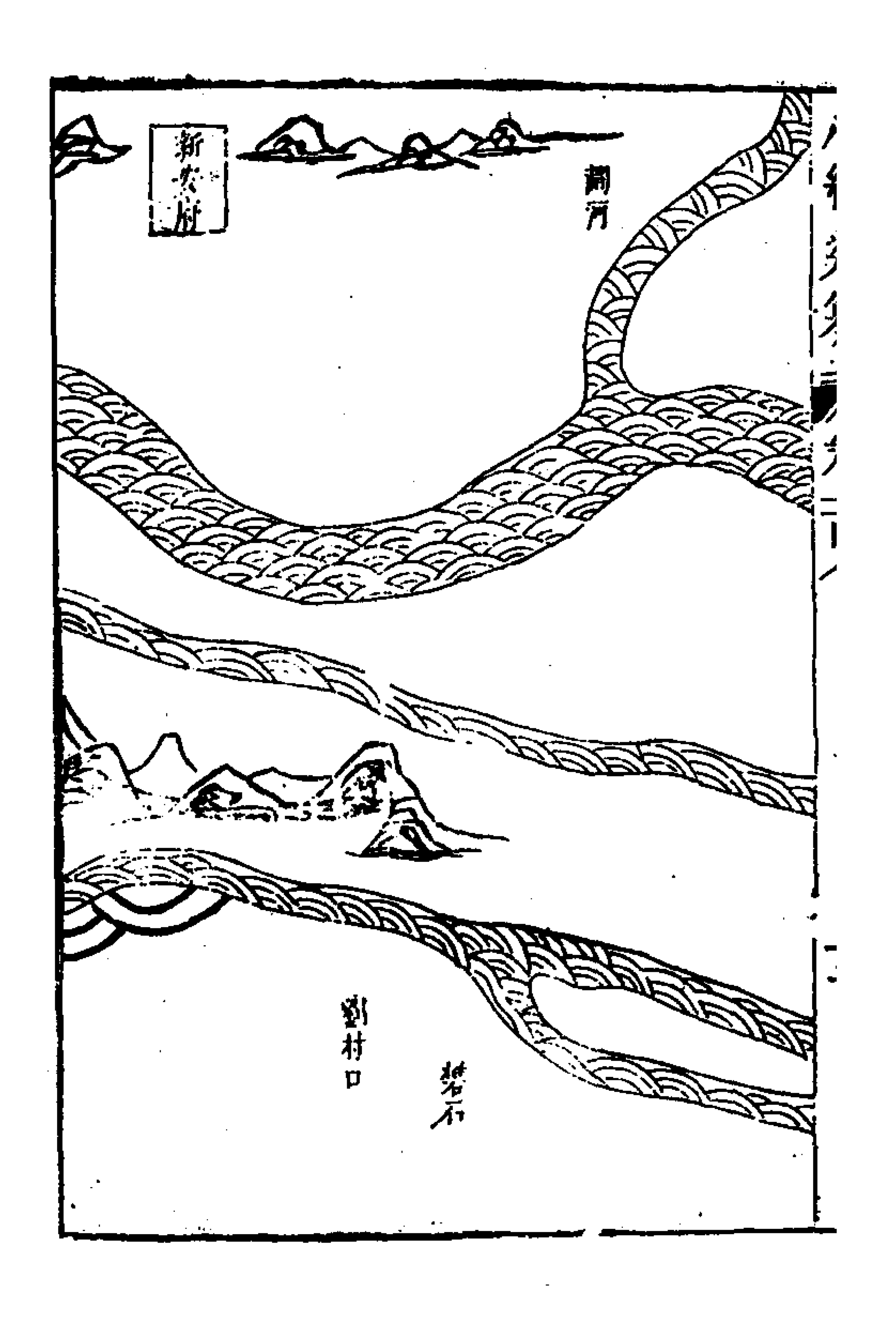

河州安鄉關打羅坑
洮河
積石州即禹貢積石
積石州
西寧府
鵬拔河源
貴德州馬嶺
九八百里
正東流五百餘里過
三巴站與黃河合


一百里過石城鋇川站與黃水會
壘河合清壘河源出山丹州
又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出
羊嚴山
臨洮府凡八百
餘里與黃河合
蘭州過小渡至
鳴沙河德吉堡
鳴沙嶺
寧夏府東南行即東
勝州隸火同路白登
源至漠地南北開溪
細流旁下莫知紀山
皆州石至墳石方林
木鬱拔出古河九折
彼地有二拆盜乞里
寧夏府
正南涼保德州
又過臨州凡下
餘里與吃那河
受降城
州櫃米站界
城凡五百餘里
野雁河河西偷
山凡五百餘里
與黃河合
黑水西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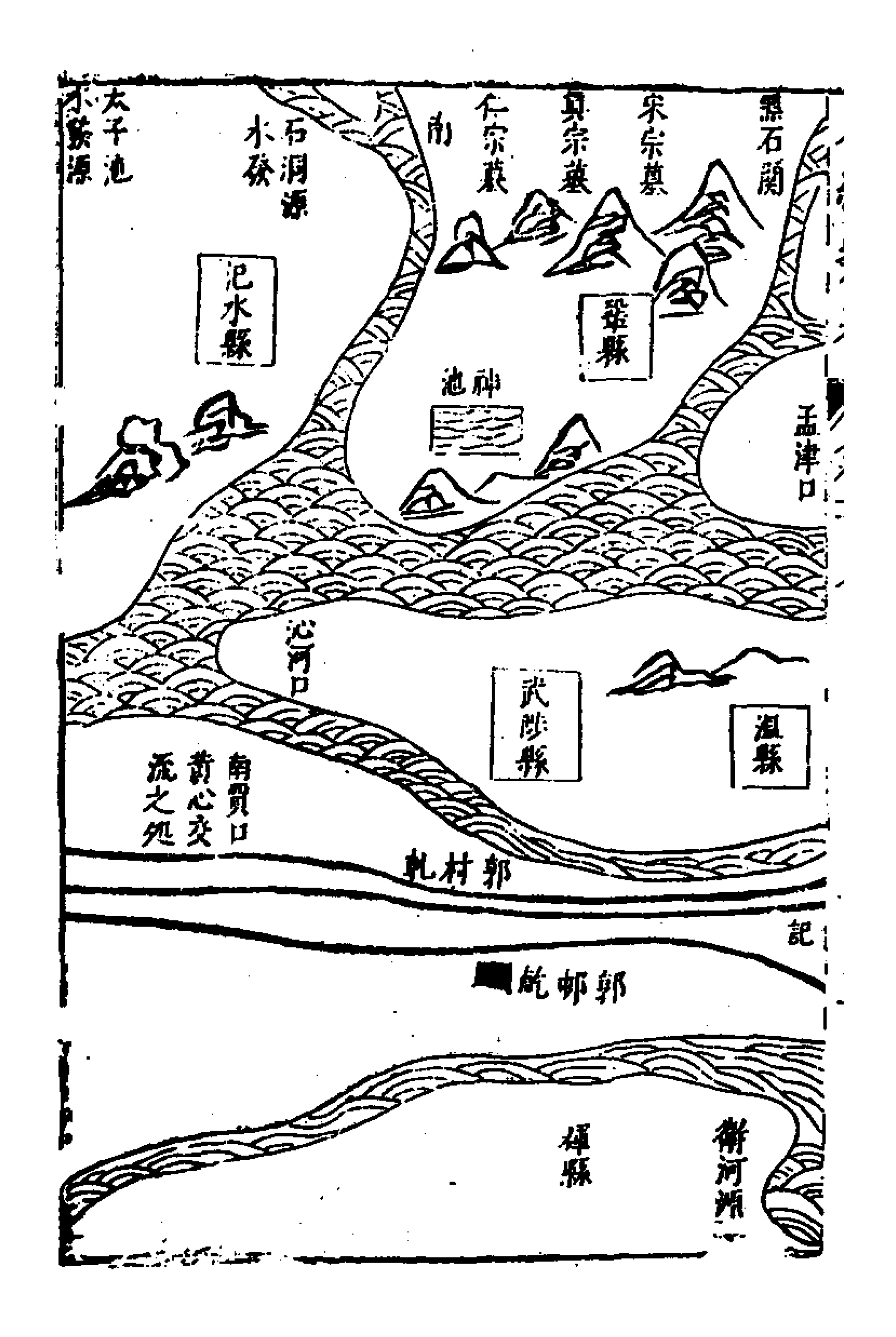

州正東
臨洮府
合吃那河源自
古宥州東南流
陝西省綏德州
凡七百餘里與
黃河合
南流三百里與延
安河合延安河自
陝西蘆子關亂山
中南流三百餘里
過延安府東三
百里入黃河
南流三百餘里與汾河
合源汾河源川河東朔
武州山中西南流
流過達地凡八百餘里
過豐州西受降城凡七
百餘里過大同路雲內
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
河源自漢陽嶺之南正
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
河合


閿鄉縣
寧鄉絳州又西流至龍
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
與黃河合又流二百里
過河中府郭潼關
汾河源出山
西靜樂縣
沁河


陝州
澠池縣
三門
底柱
濟源縣
濟瀆廟
濟河
丹河
丹河源出太行山白山姑泉


新安府
閘河
劉村口


伊河
偃師縣
河南府
孟津縣
舊孟津巡檢司
濟河口
孟縣
蓮花池
小原寺
弘治年修堤碑
隆慶六年新築堤壁
此起木欒店
仁壽店
修武縣
原村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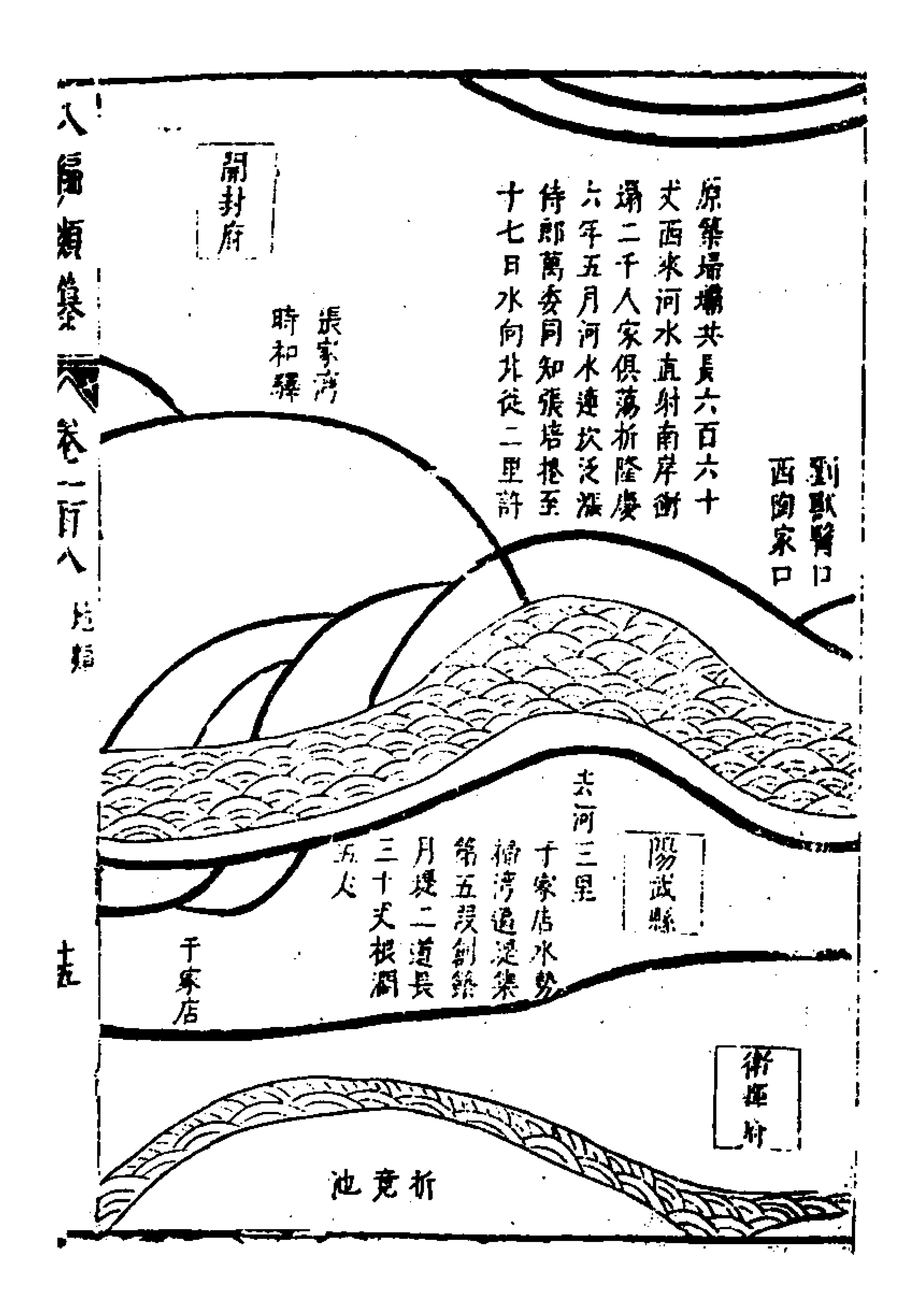


太子池
石洞源
水發
仁宗墓
真宗墓
宋宗墓
石關
汜水縣
鞏縣
神池
孟津口
沁河口
武陟縣
溫縣
南賈口
黃沁交
流之處
郭村
郭邮航
衛河源

柏池山水發源
河陰縣
廣武山
乾河身
任家店
滎澤縣
孫捎嘴
詹東店去河三十里至古堤五十里
南岸護水堤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衛張秋
廟王口嘉靖三十一年六月發水出岸流向陽武封丘王知縣打壩今無患惟加高防禦不曾搭埽去河五十步
月堤
獲嘉縣
竹林泉



正統十三年河決孫家渡全河從此南徙
弘治二年河復決孫家渡衆閘累散
孫家渡
判官村
西荒村
脾沙岡
姚家口
去河八里
脾沙岡堤是隆慶元年正月水勢衝衆看河打埽次年退河八里遠
黑牛山是平起圍無高阜故名有大河神廟原陽二縣輪祀先年沁水由此弘治辛亥年淤
原武縣
西至原武縣界
新鄉縣
亢村驛
運　泉


開封府
張家灣
時和驛
原築堤壩共長六百六十丈西來河水直射南岸衝塌二千人家俱蕩析隆慶六年五月河水連坎泛漲侍郎萬恭同知張培捲至十七日水向北從二里許
劉獸醫口
西陶家口
大河三里
陽武縣
千家店水勢補灣遙堤築第五段創築月堤二道長三十丈根濶五丈
千家店
衛輝府
祈竟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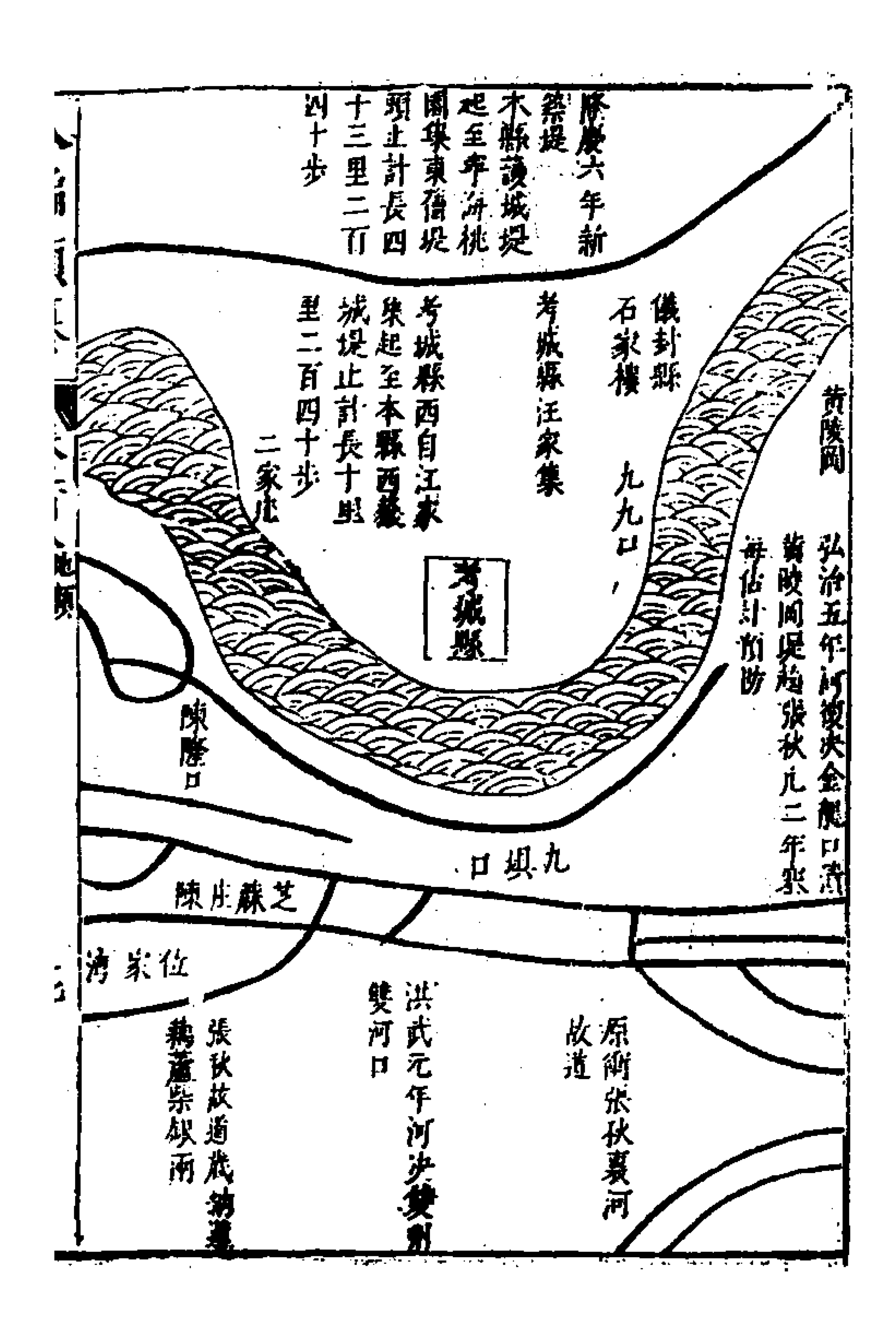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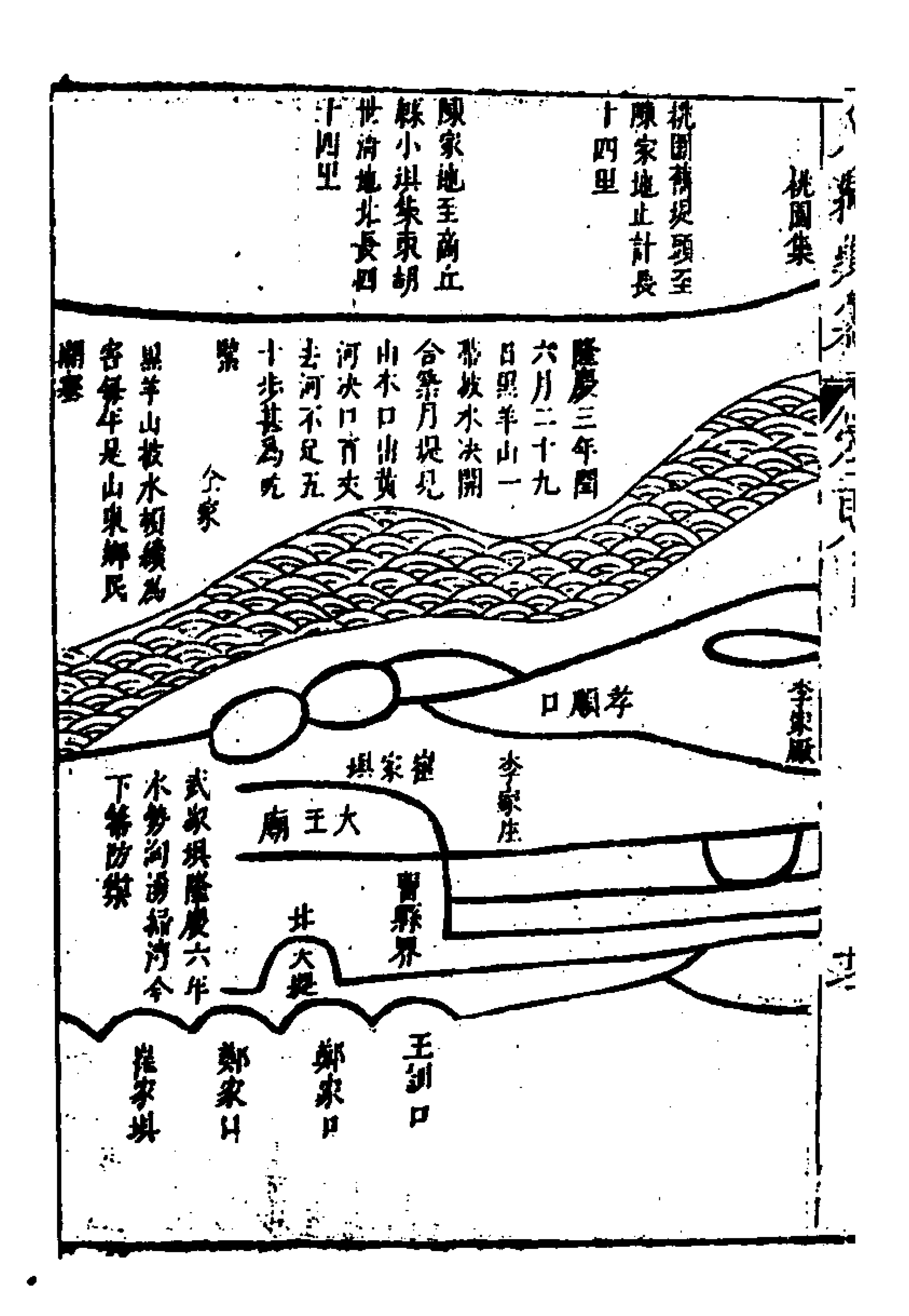
永樂九年侍郎金純濬故道引水自開封入魚臺塌場口會汶水經二洪入淮
隆慶六年新築堤
弘治二年河決金龍口衝張秋
陳橋集
祥符界
判隆口
下埽七處共七段議定四百四十九埽弘治甲寅年由此決板丘集過張秋嘉靖二十四年決一次築塞
封丘縣
加幫三百丈
沙門巡檢司
馬家口
胙城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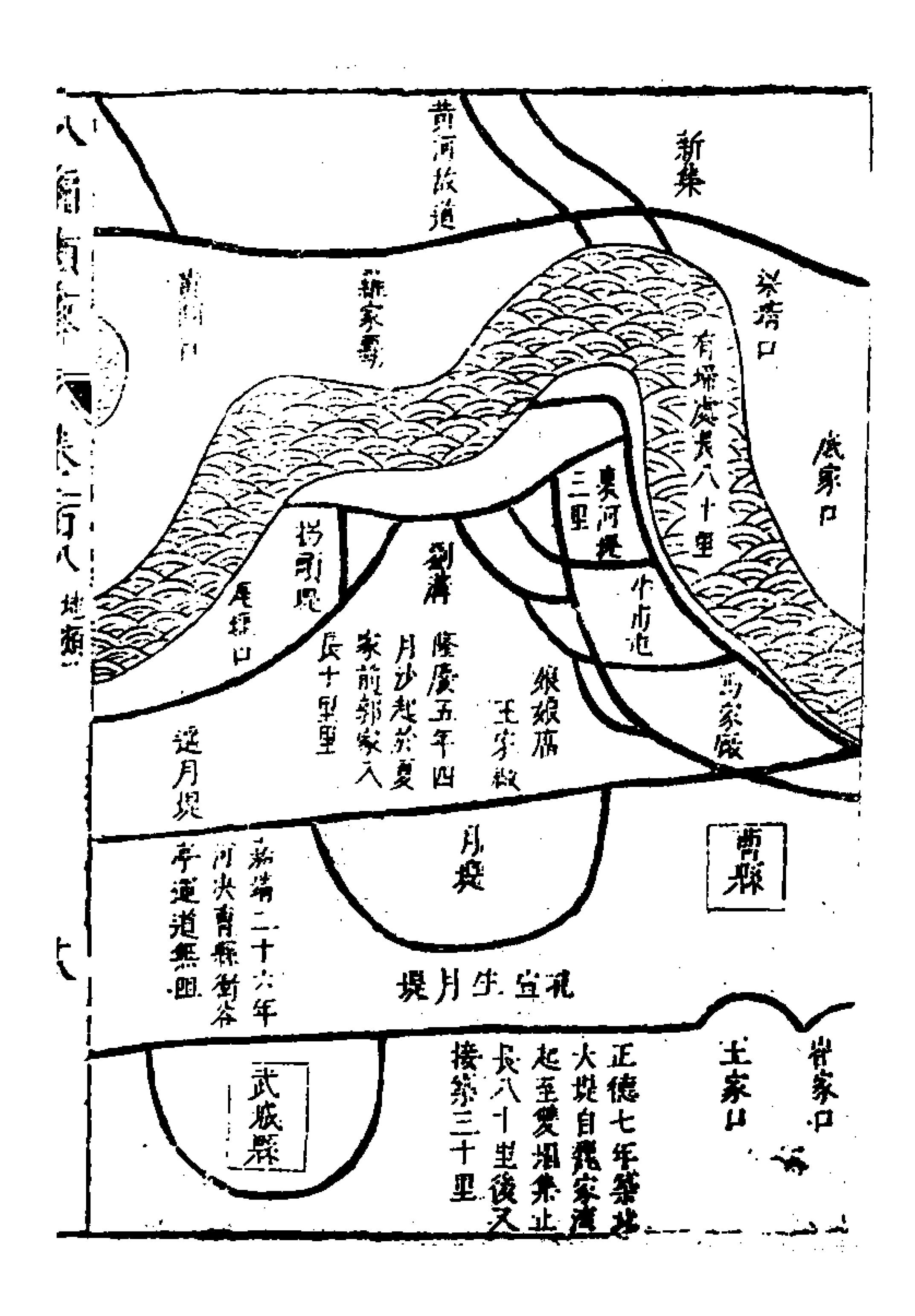
草廟店
隆慶六年新築堤
嘉靖十三年河復決
趙皮寨入淮未幾忽
自西南夏邑縣大丘
四村等集衝數口轉
向東北流經蕭縣仍
出徐州小浮橋下濟
二洪趙皮寨不久亦
趙皮寨
回回寨
禹王廟
銅瓦箱
嘉靖七
年間趙
皮寨白
河帶分
殺水勢
劉家家前水勢向東北
椿灣甚今已下埽堵塞
見已下
一百一
十七埽
米家莊去河五十
里
龍潭
長垣縣
東明縣界
堤長一百九十三
丈水勢洶烈下捲
三十五埽搶水


塞
嘉靖十九年河
決野雞岡由渦
入淮二洪告涸
開濬李景高口
支河引水由徐
濟洪閱二年亦
淤
李景高口
李景高口嘉靖十九年二洪涸
開此口濟洪次年淤
儀封縣東北護城堤起
至石家樓止計長五十
八里
築堤捲埽
水去古堤
十里
洸泥河
榮花樹
刘皮口
墻垻長一千二百
六十丈古堤去河
二十五里
堤一里半或二三
里不等
隆慶六年築堤增
埧
地字號長
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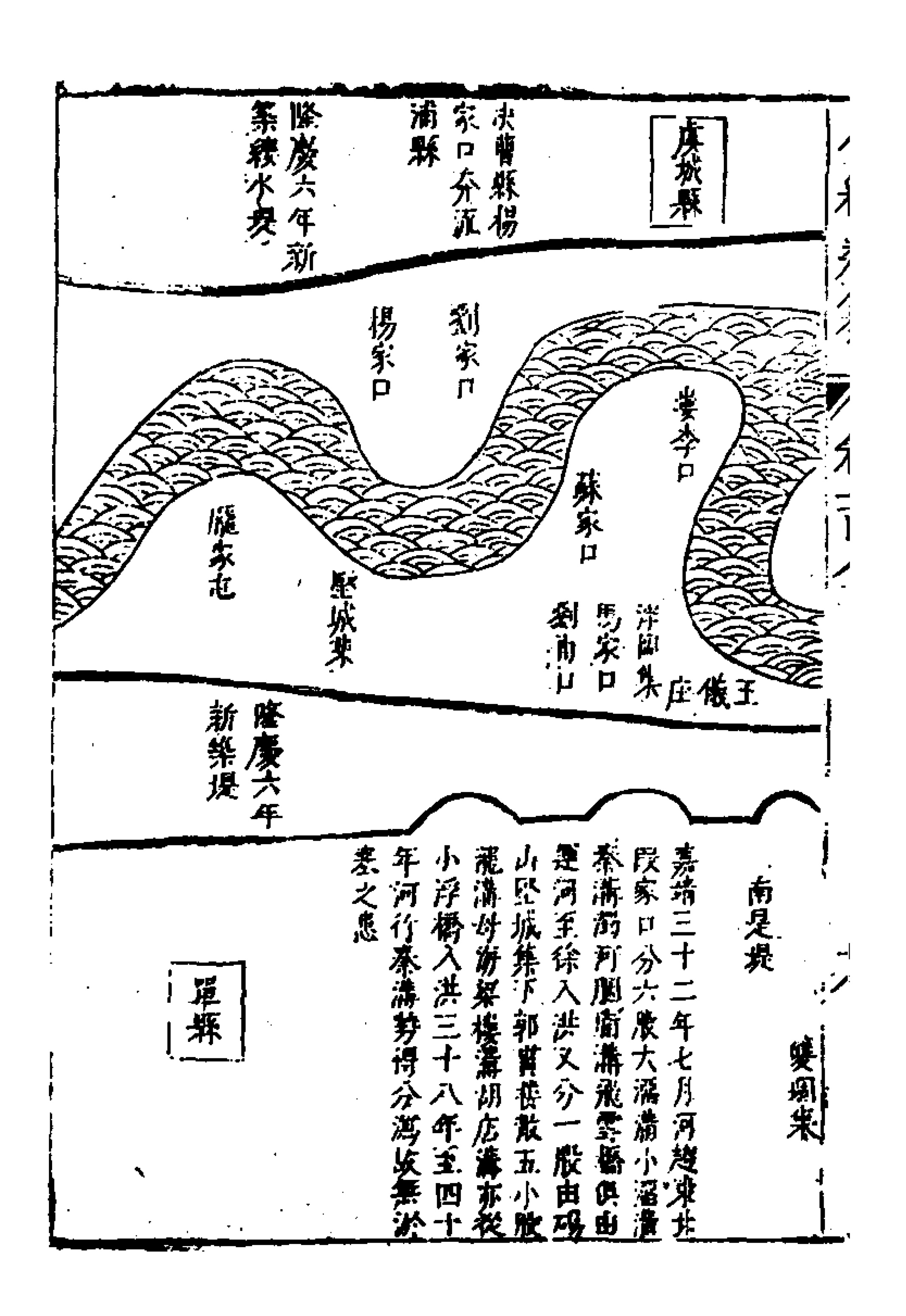

隆慶六年新築堤本縣護城堤起至本縣桃園集東舊堤頭止計長四十三里二百四十步
儀封縣石家樓
考城縣汪家集
考城縣西自汪家集起至本縣西邊城堤止計長十里二百四十步
二家莊
九九口
考城縣
黃陵岡
弘治五年河徙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堤趨張秋凡二年塞
每估計前防
陳隆口
九壩口
芝蘇莊陳
位家灣
原衛張秋裏河故道
洪武元年河決雙
雙河口
張秋故道歲
鵝蘆柴



桃園集
桃園舊堤頭至陳家地止計長十四里
陳家地至商丘縣小壩集東胡世濟地止長四十四里
隆慶三年閏六月二十九日黑羊山一帶坡水決開合縣月堤見山水口出黃河決口有丈去河不足五十步甚為吃緊
黑羊山坡水横為客鄉年是山東鄉民關塞
孝順口
李家廠
崔家壩
大王廟
李家庄
曹縣界
大堤
武家壩隆慶六年水勢洶湧裙灣今下埽防禦
王訓口
鄭家口
鄭家口
崔家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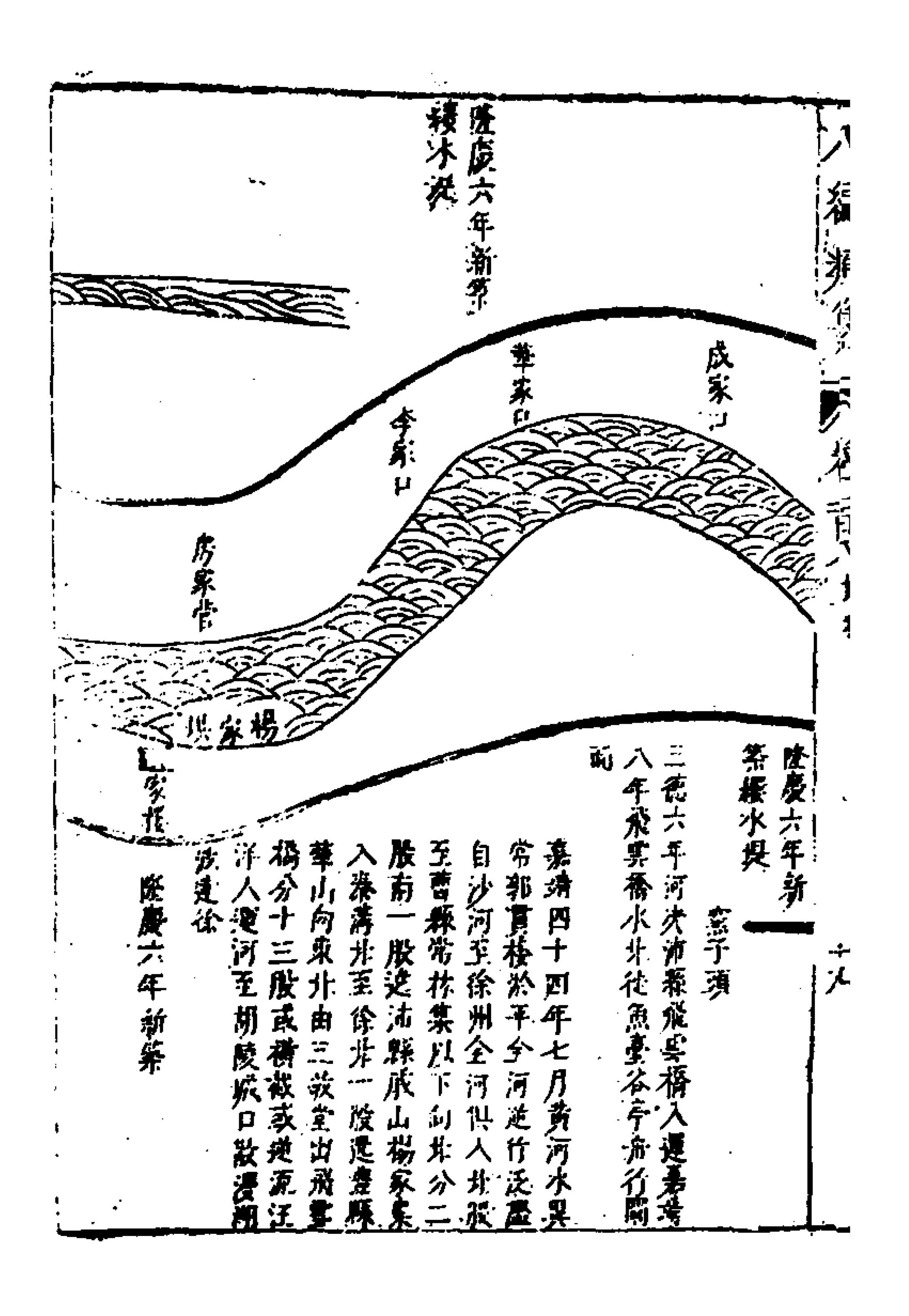


黃河故道
新集
有堤處長八十里
東河堤三里
隆慶五年四月沙起於夏家前郭家入
長十里
娘娘廟
月堤
曹縣
嘉靖二十六年河決曹縣
武城縣
正德七年築堤大堤自魏家灣起至雙堌集止長八十里後又接築三十里
王家口


虞城縣
決曹縣楊家口奔流沛縣
隆慶六年新築護水堤
劉家口
楊家口
婁李口
蘇家口
臘家屯
堅城集
洋關集
馬家口
劉備口
王儀庄
隆慶六年新築堤
單縣
南是堤
雙閘集
嘉靖三十二年七月河趨東北段家口分六股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龍溝母游梁樓溝胡店溝亦從小浮橋入洪三十八年至四十年河行秦溝勢得分瀉皆無淤塞之患



碭山縣界
碭山縣
胡世清堤起然虞城至碭山縣界長七十里一百四十步
趙家口
趙家口
邵家口
蘇家口
華山
許家樓
豐縣
嘉靖四十五年黃河復決沛縣二三等鋪衝運河亦出胡陵城口入湖波本年九月馬家橋堤城障水始南趨秦溝至
戚山
東
沛縣
河出單縣侯家林決
二年水俱不出至十
三年廟道始塞


隆慶六年新築縷水堤
戚家口
華家口
李家口
房家営
楊家堤
隆慶六年新築縷水堤
三德六年河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
八年飛雲橋水北徙魚臺谷亭舟行閘
面
嘉靖四十四年七月黃河水決
常郭買樓於平分河逆行泛濫
自沙河至徐州全河俱入北股
至曹縣常林集以下剖北分二
股南一股逆沛縣戚山楊家集
入秦溝北至徐北一股逆豐縣
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
橋分十三股或横截或逆流泛
洋入運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
陂達徐
隆慶六年新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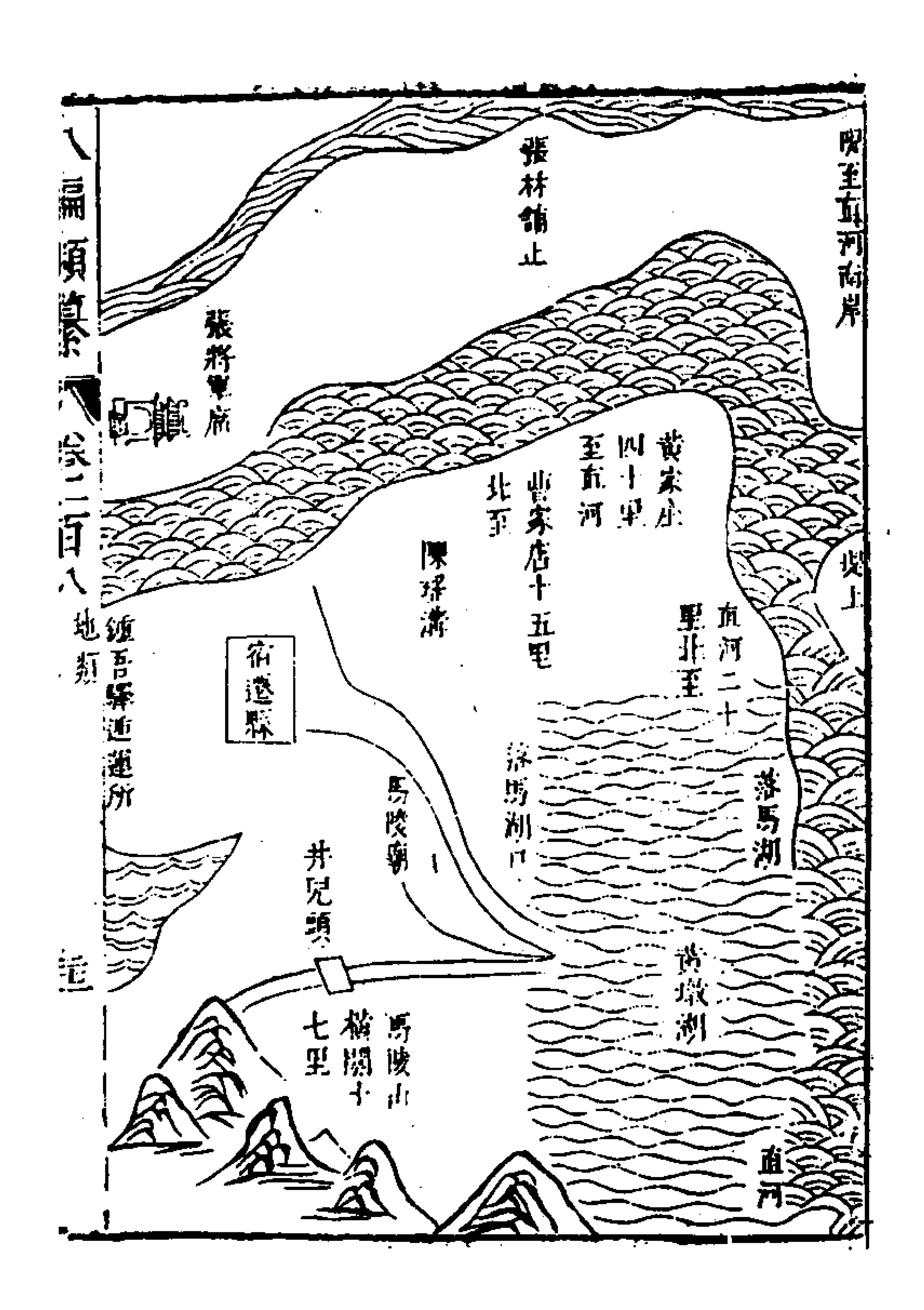

蕭縣
隆慶六年自河南祥符縣起創築南岸縷水堤堤至兩五隸碭山止
隆慶元年正月河南衝溜河離瓜溝岸入洪
兩河口
茶城十五里外至
龍溝
房山
秦溝
大黃河
大港埧
小港埧
茶城
戚家港
二十里
北至
赤龍潭
大小
黃家閘
新興閘
張庄湖
運河
隆慶六年直隸修武縣起至河南山東南直隸大港埧止築遥堤岸縷堤綿亘二十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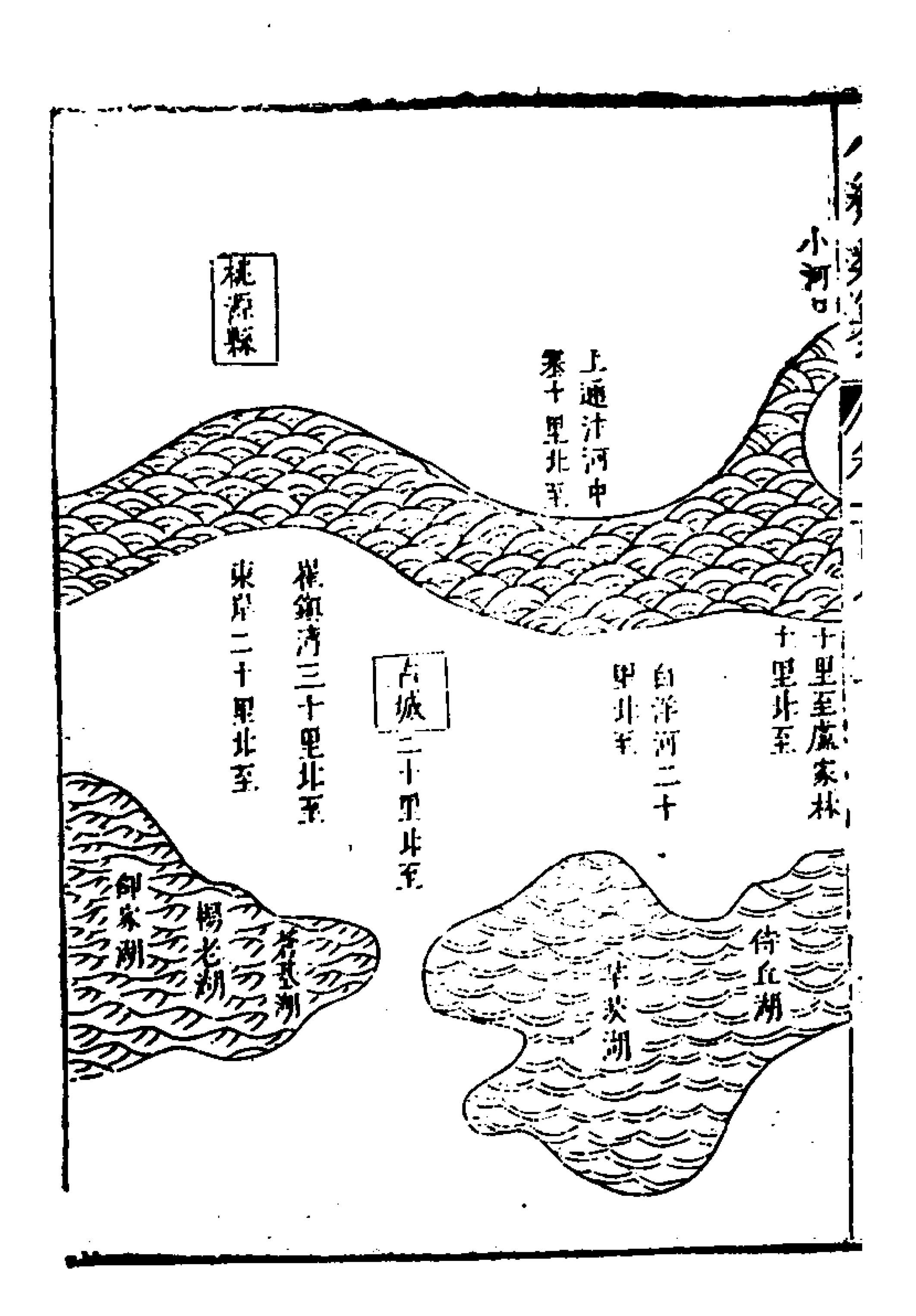
九里溝
胡店溝
楊氏溝
九里山
小浮橋
戶部分司
兵備道
徐州
戶部分司
隆慶六年新築堤
徐州洪
呂梁洪
彭城驛在三十里許至
徐洪分司半里許至
呂梁分司二十里許至
東岸驛
子房山
隆慶六年創築徐呂
起至宿遷縣止兩岸
堤各長三百七十里
又徐州北至茶城築
兩岸堤各長三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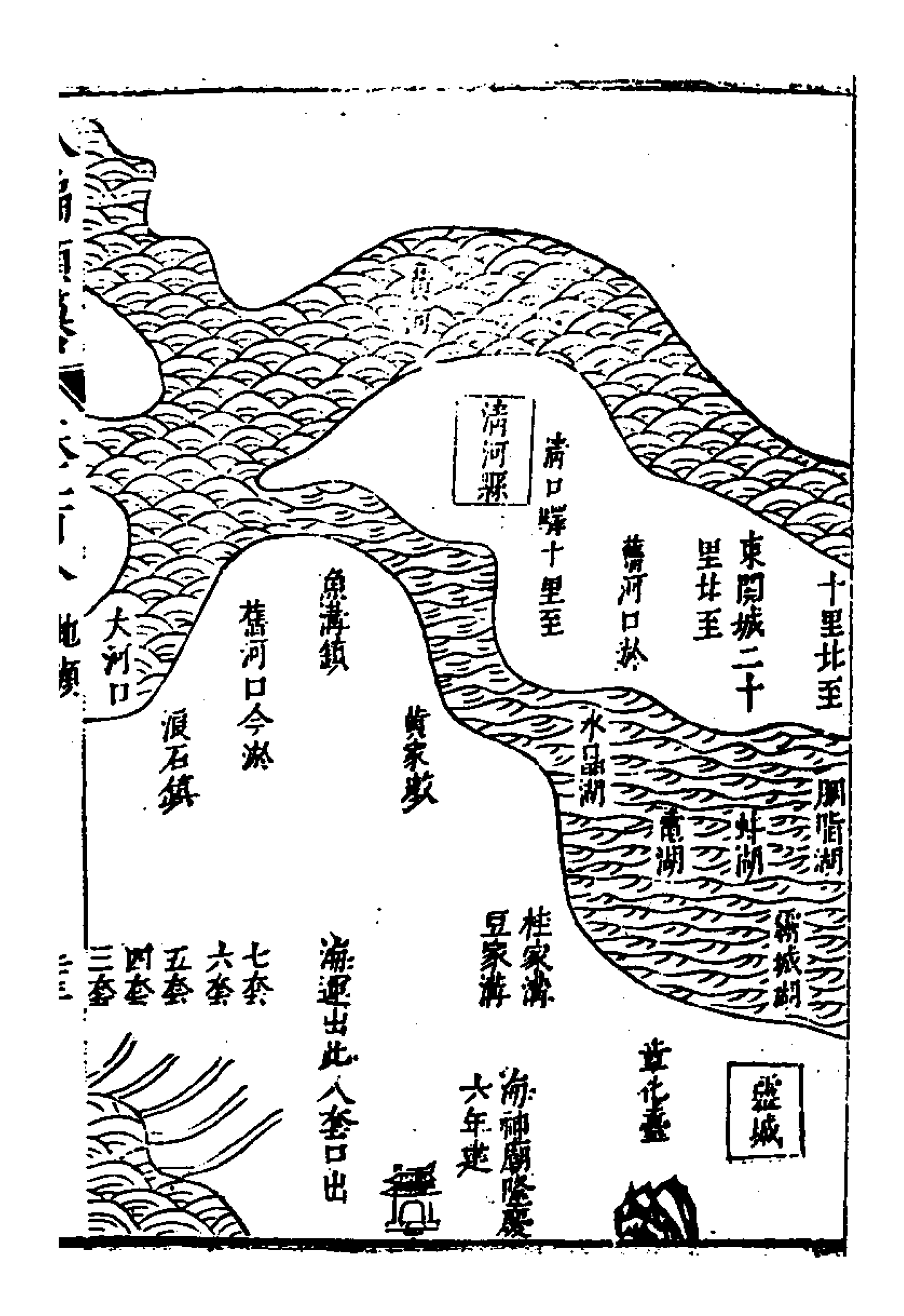

隆慶四年七月黃
河決睢寧縣曲頭
等水兩分鬪運道
百里淤塞諸船九
百餘隻次年開復
曲頭集
馬家淺
張林渡
王家口驛
房家口驛
白浪淺
四淺
房村四里井
至閆家口
雙溝三十里
井至
汕房口
新安集遞運所二十里井至
房陽十里至
青家口
糖池
陸家灣
杪棵灣
蛟湖
成子河
嘉靖二十二年河
決房村本年新渠
淤平


隆慶六年新築
張林舖
邳州
下邳驛二十里
呂布城東舊門東曹家口隄起二十里至王家出沙坊二十里至直河口新築
武河口
沂河口
蛤湖
羅山湖
連汪湖
沂河
蘆塘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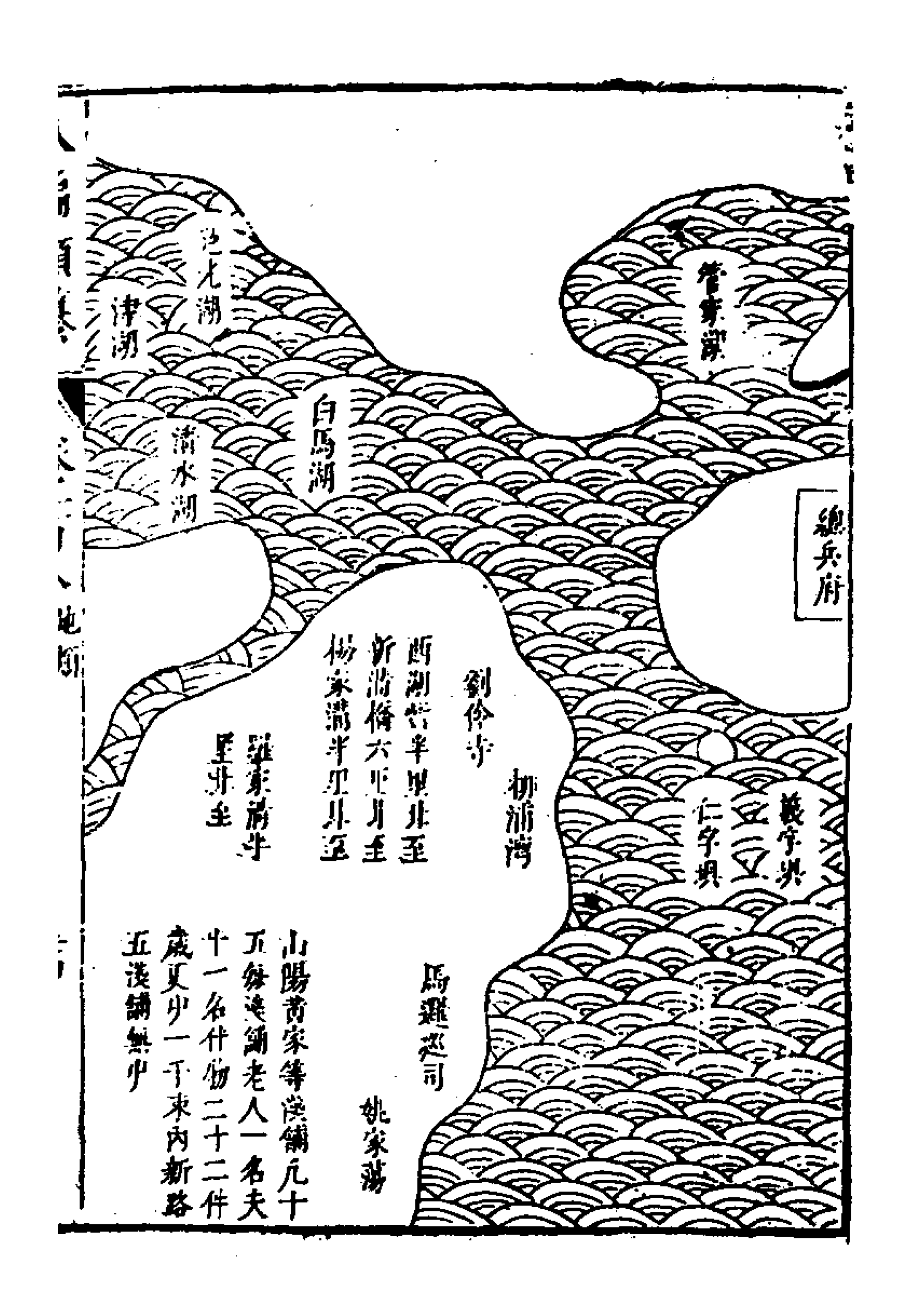


附至直河南岸
張林舖止
張將軍廟
宿遷縣
鍾吾驛遞運所
落馬湖
落馬湖口
馬陵廟
井兒頭
黃墩湖
馬陵山
直河
堤上


小河口
桃源縣
上通汴河中
寨十里北至
十里至龐家林
十里北至
白洋河二十
里北至
古城
二十里北至
崔鎮湾三十里北至
東岸二十里北至
侍丘湖
楊老湖


清河縣
清口驛十里至
舊河口淤
東関城二十
里北至
十里北至
大河口
舊河口今淤
魚溝鎮
黄家嘴
浪石鎮
水晶湖
胭脂湖
蚌湖
雨湖
錦城湖
桂家溝
豆家溝
淮運出此入套口出
七套
六套
五套
四套
三套
章化臺
海神廟隆慶
六年建
鹽城


淮河
二十五里
清江浦口
一里至新庄閘
五里至福興閘
二里至清江閘
五里至移風閘
三里北至板閘
信字壩隆慶三年淤今開黃蕭河泛糧船由此掣壩
舊城
信字壩
智字壩
禮字壩
雲梯關
夾道墩
淮安五壩仁字壩在新城東門外義字壩與仁字壩相連禮字壩在新城西北距仁字壩五里智字壩在通濟橋北新城五里信字壩與智字壩相連俱永樂十三年建



氾光湖
津湖
白馬湖
清水湖
管家湖
總兵府
劉伶臺
柳浦灣
西湖嘴半里至
新清橋六里至
楊家嘴半里至
羅家嘴半里至
義字壩
仁字壩
馬邏巡司
姚家蕩
山陽黃家等淺鋪凡十五鋪淺鋪老人一名夫十一名什物二十二件歲夏少一千束內新路五淺鋪無少

洒火湖

七里湖

甓社湖

石臼湖

新開湖

耿廟分閘

張良湖

地下湖

菱里湖

高郵州

民田泥水計入湯湖

寶應縣

西安縣寶應縣二十里北至界首驛起四十里北至康濟河北閘張家溝起三十五里至康濟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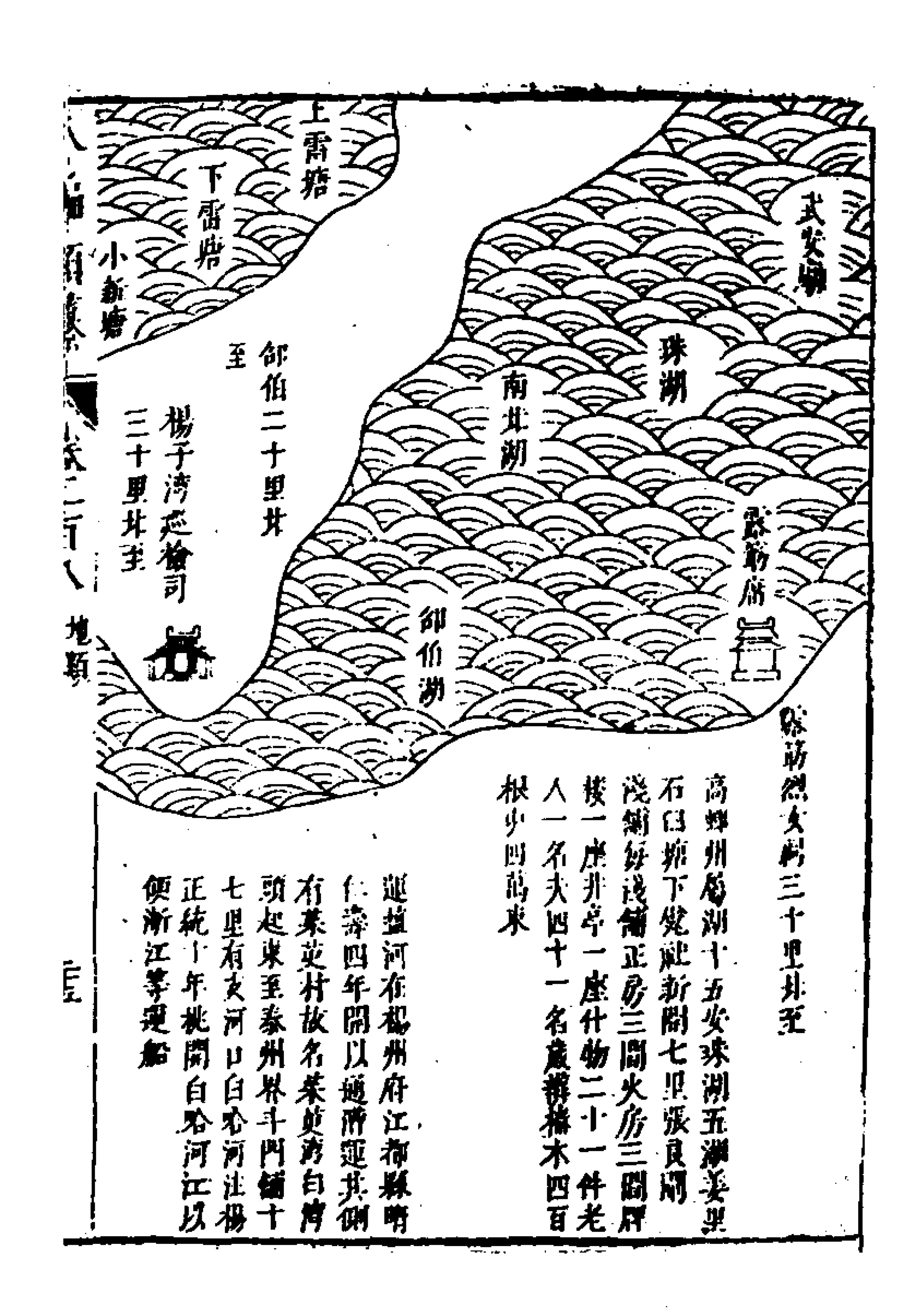
康濟河南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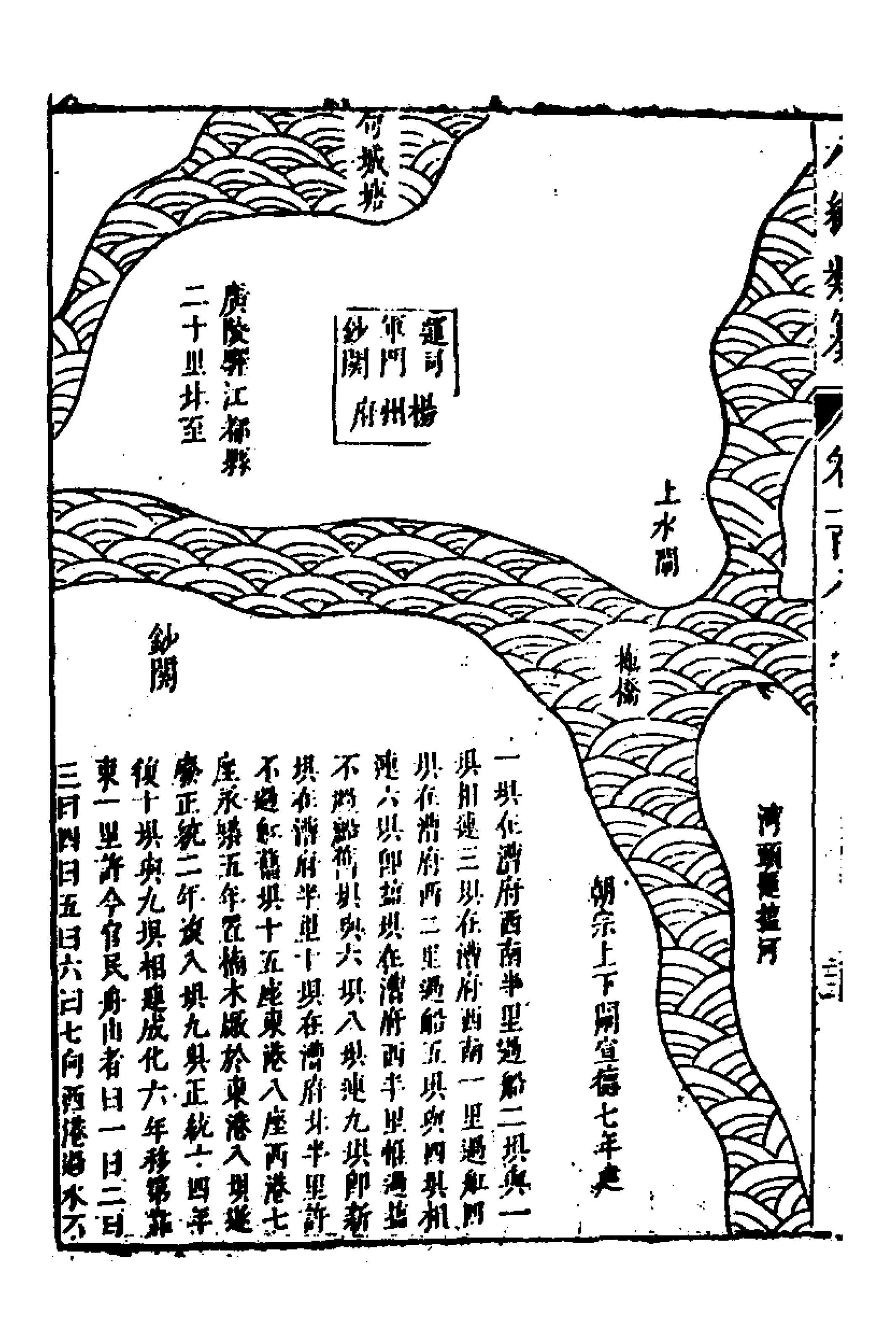
上鄰分司 高郵州

運河

白馬湖金口安義七十里北至

寶應縣屬湖四荘 清水洒火津等湖淺舖凡九舖淺舖正房三間火房三間牌坊一座井亭一座什物二十一件老人一名夫共四百名歲辦椿木共四千入百根草共四十三萬束


上雷塘
下雷塘
小新塘
邵伯二十里井至
揚子灣巡檢司三十里井至
武安湖
珠湖
南其湖
露筋廟
邵伯湖
隸高郵州界三十里井至
高郵州馬湖十五安珠湖五湖接界
石臼塘下甓社新開七里張良澗
淺鋪每淺鋪正房三間火房三間牌
樓一座井亭一座什物二十一件老
人一名夫四十一名歲辦樁木四百
根少四萬束
運鹽河在揚州府江都縣明
仁濟四年開以通灊運其側
有茱萸村故名茱萸灣自灣
頭起東至泰州界斗門鋪十
七里有支河曰白塔河注揚
正統十年挑開白塔河江以
便浙江等運船



句城塘
揚州府
運司
軍門
鈔關
廣陵驛江都縣
二十里外至
上水閘
鈔關
梅橋
灣頭運鹽河
朝宗上下閘宣德七年建
一壩在清府西南半里過船二壩與一
壩相連三壩在清府西南一里過船四
壩在清府西二里過船五壩與四壩相
連六壩即鹽壩在清府西半里惟過鹽
不過船新壩與六壩八壩連九壩即新
壩在清府半里十壩在清府北半里許
不過船舊壩十五座東港八座西港七
座永樂五年置楠木廠於東港八壩遂
廢正統二年復八壩九壩正統十四年
復十壩與九壩相連成化六年移第壩
東一里許今官民舟由者曰一曰二曰
三曰四曰五曰六曰七向西港過水不

黃河四大折

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逆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路其初一折由積石而涇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北河西岸即爲肅凉井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遥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拄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徃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

三門

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治東六十里道由東西延至黃堐循河東行十里至其處河南山脊峻下其尾屬於北山鑿山作三門以道河流南者爲鬼門中爲人門又次北爲神門又次北爲及開元新開河又以中爲夜叉門北爲金門新開河爲公主河未詳其說也自新開河東口涉水上山舊有開化寺今不存有小祠象龍神者前碑剝落不可摸不知何時立祠檐下二石狀如碑無字上作三竅一碑葢金元興定十二年修禹廟之記也

禹門

禹門禹貢龍門也亦曰禹門渡云兩山石立河出其中廣不百步世謂禹鑿其東岸曰看鶴臺尤孤峭不可下瞰西爲梁山卽河梁也北曰建極宮道家祠神禹者也刻石十餘多元名臣文地極幽其間煙雲水石之聚蠢蛇罔象之屈相傳桃花開時河水噴激聲震萬雷

底柱

底柱在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自蒲津西來至是㣲折而南是柱正當轉曲之間在三門山之陽紫金駱

駝二峰之西、其形如柱、植立中河、

古河辯

朱文公九歌註曰禹治河至兗州分爲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胡氏大記曰大陸澤北九河之地平延漫流易淤故禹多與之地使下流通曠齊桓擅一時之利適河行徒駭、因以入河之地充樹藝、立城邑、下流始迫溢爲患、按河過大陸趨海勢大土平遷徙不常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河獨行經流禹于旁近支鑿以殺其溢也禹後歷三代至齊桓

財千五百餘年矣。古之流漸絕，經流獨行，亦理勢如此。
非齊桓胥曲防之禁，固塞九河，實九河自為平陸，河
樹藝耳。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砂磧，漢世漸決而南。
元帝永光中決于清河，分流入博州，後又決于平原，
乃東入青齊二州之境，遂由漯川與濟並行入海。宋
紹熙以後乃南連大野，并泗入淮。金初又改由渦，近
歳復由泗入淮，河濁，淮泗俱清，清淮勢大，可以吞伏，
故下流無淤塞之患，為汴宋之郊，盤屈年壅，潰決如
故。自定王以來又千五百餘年，河自北而南徙千餘
里。今案桑田之地，講求變遷之陵谷，欲盡合古書難

矣漢世去古未遠河堤都尉許商言九河故道謂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曰簡曰絜曰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斯言簡而近實後世圖志雖詳反見淆亂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猶北流衛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堤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淀西瀹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淀南至西無棣縣有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

河皆瀕古堤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隸溝茲
非簡潔等河歟東無隸縣北有陷河濶數里西通隸
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河歟滄州北有士傷河西踰
德隸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
狹是謂鬲津無疑也蔡氏書傳乃曰自漢以來講求
九河皆無依據祖王横之言引碣石爲証謂九河已
淪于海按禹貢文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
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大陸在邢趙深三州之地爾雅
之廣河澤也去海岸已數百里又東至海中始叙九
河則大陸與九河相離千里如是之遠而絕表志不

合禹貢之文其不可信一也王横謂海溢出浸數百里而青兖營平郡邑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其不可信二也今平原迤北清滄之間雖爲樹藝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爲九厥後或三或五變遷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之論

黄河故道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隸濬縣大伾山北其入海即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處至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

海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豐丘入北直隸長垣縣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豐丘于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爲二派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合會通河　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渰沒護城堤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豐丘至通許分九道名九龍口又南經諸州入南直隸太和縣入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

抵張秋入海、

河源考

若不爲餉道計、而徒欲去河之害、以復禹故道、則從河南銅瓦箱一決之、使東趨東海、則河南徐邳、永絶河患、是居高屋建瓴水也、而可乎、故九河故道、必不可復者、爲餉道也、而非難復也、

黄河由小浮橋會徐洪、自小浮橋之上、皆閘河也、故汶水出高家閘、與小浮橋大河會、是汶與河交會在高家閘、嘉靖末、水非徙、由秦溝、則自小浮橋以上、遂四十里至茶城、悉爲大河、高閘沉河中、不復見、則汶

與河交會在茶城矣

黄河自清河迄茶城五百四十里全河經徐邳則二洪平舟以不敗是黄河決堤之害有限而濟運之利無窮今惡其害也而欲去之河南是河南歲治黄河徐邳歲治運河滋多事耳今以五百四十里治運河即所以治黄河治黄河即所以治運河其功合一不亦便哉

黄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迅治法宜縱之必勿隄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隄可也又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濫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

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安捲埽以制其下、黄河患不在徐邳、必在河南、嘉靖以前、河經河南、九重附膺策力畢擧、竟葺支吾、而適有天幸、河併行徐邳而後息大患、居平土者僅二十餘年、今若復河南之故道、豈惟人力不勝、即勝之、是又之徐邳之患於河南、而又生二洪乾涸沮運之患也、

治兩河議

我 國家漕河形勝、誠天造地設、而有所待者、夫自通州以至儀眞、凡三千里、而南旺分水適當其中、南由閘抵徐州則會黄河、至淮安入海、而楊州湖水接

之以達于江北由閘抵臨清則會衛河至天津入海而通州白沙接之以達於京南

嘗考之元史其建國之始江南糧餉或自浙西涉江入淮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師或自利津河或膠萊河入海至元十八年罷至海運二十六年乃鑿渠起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曰會通河蓋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而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則自元人始也是時汶渠雖開而海運如故至我朝永樂以來始用守臣之議大濬會通以便糧運於是江淮一帶

萬里通津尺寸之水盡爲我　國家有矣頃者徐呂二洪河流斷絶自淮以北不可以舟歳漕重事急如湧泉是可不爲之重慮乎

漕河詳節

會通故道元末廢自汶上至臨清五百里悉爲平沙宋公禮乃究尉遲公之舊迹及元人之遺則自汶之上流唐元爲堈城壩遏汶入洸河會泗水東南注濟宗濟寧今天井閘尉遲建也以天井之南注淮安以天井之北注天津而南旺地特聳濟寧水上行終元之世第舟載上供數十石耳海運若故少保公患之

適有戴村老人白英者獻策曰南旺地聳盍分水焉第勿令汶南注洸河北傾坎河導使趨南旺南九十里流于天井北百八十里流於張秋樓船可濟也少保乃造𡋯窒汶之入洸者大壩戴村遏汶之入坎河者開新渠百十有餘里抵南旺而分注之九年道大通淺船約萬艘載約四百石糧約四百萬石浮閘從徐州至臨清幾九百里直涉虗然爲罷海運

諸閘漕以汶爲主而以諸湖輔之若蜀山馬踏南旺安山沙灣諸湖皆輔汶北流者也獨山微山昭陽呂孟諸湖皆輔汶南流者也故汶二微于春夏之交而

灌輸方盛湖水溢于夏秋之間而運事已竣要在節要諸湖秋終則悉閉之以待運春終則漸發之以濟運則得之矣

南旺脊水也閘諸北閘則南流閘諸南閘則北流水如人意者莫如汶故命之左則左灌濟寧命之右則右灌臨清

漕河十月徵稅十一月兌軍十二月開幫次年二月過淮三月四月過徐州洪入閘今之令萬全之策也黃河中河道助夫輓運以二旬而渡河則粒米皆太倉有矣閘漕與河接若河下而易傾則萃漕船塞閘

河之口數重閘水爲船所扼不得急除則停廻即淺涸一口牽而上遞相爲蹇障而擁水也命曰船閼是以船治船者也閘漕下流通河者必流一淺長數丈戒勿濬以蓄上流以一淺省多淺若去之與啓閘等而上流諸淺見矣此以淺治淺也

漕河事宜

萬一縱其性之所之如昔年河決張秋東注于海則今運道悉爲平陸雖欲勿衆不可得也河道流動譬之人身清河以下其尾閭也邳宿之間其水道也徐呂之間其肚腹也旁流既多正道自塞是以有邳河

之淤。水道既湮。肚腹自漲。是有有徐州之患。故清河之流迅則邳宿之道自通而徐州之患自減此運河之大較也脩築長隄必須夫力然白夫不如徑夫徑夫不如募夫白夫者州縣借派之夫夫行則有幫貼安家之苦既行則有往返之勞在役則有支給飯食之費徑夫者定編鋪淺閘溜之夫相沿已久官民俱安募夫者雇募貧困之民損官而不擾民工作而能賑濟

修瓜州閘

元年河南累被河患大爲隄防令數十年幸獲安堵

北昔日停的泇河議也今泇已開矣始之者劉東星成之者李化龍但泇河善後宜

者則防守嚴而備禦素也豈誠如漢人嘗氣盛則河多決穿鑿附會云爾哉徒以人力晝則防而夜則懈故河不決於所防而決於所懈耳夫河南運道上源也猶然晝夜防守而後得數十年之安而況徐邳爲糧運正道旣多方以隄之可不多方以守之乎

停開泇河

先自徐沛呂梁邳州以至直河口次自直河周湖柳湖以至泇河口良城侯家灣彭河葛墟嶺馬家橋復自葛墟嶺以下一帶該挑河兩岸各六七里以至直河口往返數四左右旁求勘得地里東西相去計長

二百五十餘里委比黄河長三百里者不惟可以避徐吕之險抑且得捷徑之利兼之中間厦有河形間亦可舟雖淪漣於周梛蛉蟃土山距山連汪吕孟等湖然障水築堤未盡不便雖横射於十里泉黄河溝雙溝沂河營河成子諸河然打壩建閘未盡稱難創議渠漕誠爲有見但自馬家橋量至葛墟嶺相距三十里中間吕孟湖水週圍七十餘里接連微山湖赤山湖陡溝橋金溝泉關橋河玉花泉諸泉俱由薛河流入此湖其水停蓄瀦洄終難注瀉以便築隄大約馬家橋水從此入者也其道有二一由葛墟嶺一由

利國驛、皆會曹兒莊而東、然葛墟嶺止礓上、猶未易鑿也、矧利國驛林頭村之伏石乎、直河口水、從此出者也、其道亦有二、一由周柳湖、一由隅頭集、皆接泇口鎮上流、然周柳湖堤岍、尚不易築也、矧泇口鎮隅頭集之開鑿乎、縱利國驛隅頭集爲可開、周柳湖葛墟嶺爲可避、至如中間良城侯家灣等處、中阻伏石、無從究轉、旁逼諸山、莫可遷就、卒難成功、

濬淺縷堤

築堤亦有二法、有截水之堤、有縷水之堤、截水之堤可間施於閘河而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負悍湍之

性挾川瀆之勢投之所向何堅不瑕乃欲以一堤當之此緜之所以方命而宋人之所以耗財也乃若縷水之堤則河自宋以來由淮達海我　朝資之爲運故於兩岸築隄者正不使其從旁潰溢始得遂其潤下入海之性非若戰國之疆界彼此趙障之而入梁宋障之而入齊避害於國而委壑於鄰亦非若宋人之畿輔濱河河趨東則排之使西趨西則排之使東及其末李倡爲回河之說乃欲以人力勝水性益背拂之而非順之也

比年畏修閘之勞，每壞一閘，即堙一閘，歲月旣久，諸閘盡堙，而長堤爲火障矣。若畏濬淺之苦，每湖淺一尺，則加隄一尺，歲月旣久，湖水擁起，而高寶爲盂城矣。淮安淸江浦河六十里，先臣陳瑄濬至天妃祠東，其口決而至於黃河，運艘出天妃口，入黃河，穿淸河，半餉二刻，緣黃河水漲，則逆注入天妃口，而淸江浦多淤，第濬天妃口可也。議臣乃塞天妃口，令淮水勿與黃水値，而費十餘萬開新河，創通濟口，以非接淮河，其意曰接淸流，勿接濁流，可不淤，不知黃河非安流之水也，伏秋盛發，則西擁淮河數十里，併灌新開

河彼天妃口一黃水之淤耳。今淮黃會於新開河口。是二淤也。夫防一淤。生二淤。又生淮黃交會之淺。歲役丁夫千百。隨濬水過隨合。而又使運艘迂入里淺滯而始達於清河。孰與出天妃口者便且利。今年淮黃交會太淺。運艘阻梗。頃開天妃口河以待。一撫而通之。四日而出南船四千二百艘于黃河。運道盡矣。是以有建天妃閘之議。由黃河入閘河為茶城出臨清。板閘七百餘里。舊有七十二淺。自創開新河。汶流正衍。地勢無復高下。相懸七十淺悉為通渠